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 林则徐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 林则徐传

XXX 编著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初露才华青少年..... | 002 |
| 第二章 | 京师七年得器重..... | 015 |
| 第三章 | 水利赈灾屡建功..... | 024 |
| 第四章 | 虎门销烟逞英豪..... | 042 |
| 第五章 | 禁烟斗争不妥协..... | 061 |
| 第六章 | 革职流放忍冤屈..... | 086 |
| 第七章 | 陕甘云贵献余生..... | 114 |
| 附录  | .....        | 126 |

## 第一章 初露才华青少年

公元1785年8月30日(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已是半夜时分,福州城内,一片寂静。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然而,惟有离贡院不远的一条叫做左营司的小巷里,一户“矮屋三椽”的人家,却还亮着灯火。忽然,屋内“哇——”的一声,清脆响亮,划破夜空,传向四方。一个男婴降生了。这个男婴,便是日后我国杰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是一个以“舌耕”为生的穷秀才,母亲陈帙,家庭妇女。林家当时已有几个大小女儿,先年曾有一个男孩,不幸夭折。看到刚刚坠地的婴儿是个男的,一家人欢天喜地,忙里忙外,虽已夜半更深,竟然都毫无睡意。

封建时代的人们相信天命,在伟人、名人的出生问题上,总要带着神秘色彩地渲染一番。

关于林则徐的出生及取名,有两种传说。

一种传说,林则徐出生那天夜里,其父林宾日“梦中亲见凤凰飞”,孩子一降生,他就立即联想到有“天上石麒麟”之美称的南朝才子徐陵,认为是个吉兆,便给孩子取名“则徐”。

另一种传说，林则徐降生时，恰好新任福建巡抚的徐嗣曾鸣锣打轿从林家门口经过，林宾日给孩子取名则徐，希望儿子将来像徐嗣曾那样高官显贵。

虽是传说，但对于林宾日这样的一介寒士，期望自己的儿子日后飞横腾达，光宗耀祖，倒是符合他的传统的思想感情的。

地处闽江下游平原，濒临台湾海峡的福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公元前202年，这里是闽越国的都城，汉灭闽越后，这里是置冶县和侯官县。嗣后的1000多年间，虽经王朝更迭，福州多次变换名称，却一直为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林氏家族原落籍于莆田县，宋代迁到福清县杞店乡，直到清朝初年，林则徐的五世祖林 ，才把家迁到省治“始占籍侯官”。

林则徐祖上四代，都无科名和官职。祖父林正澄，虽苦读经书，是个闽县廪生，由于无法以举业爬上封建官僚的阶梯，长期随叔父游宦中州，在河南、山东一带靠教读谋生。祖父在外教读收入不丰，而祖遗的田室也并不优厚，加上生有5个男孩，“都无生业，家口浩繁”，家境一日比一日拮据。祖父出门一去10余年，等到他从河南回到侯官，已是“外欠颇多，利息重积”，被迫“将住屋售人，以偿债务”。第二年，祖父在穷愁潦倒中忧郁死去，遗下的田产全部变

卖掉，然而旧债仍未还清。

这是林则徐诞生前10年发生的事，那时他父亲20来岁，还没成家。

林则徐父林宾日，年幼时因生活不继而失学，直到13岁才上私塾读书。由于家庭中落的刺激，他醉心举业，不甘“以贫废学”。他参加过府试，因突遭母丧，不克终试。此后，他不得不“自食其力”，出外当私塾先生。后靠自己“舌耕”的积蓄，在左营司巷典来一间小屋，于1777年建立了小家庭。婚后继续苦读经书，冀望通过科举仕途，取得功名富贵，重振门庭。因“心力交瘁，犹苦志读书，终夜不寝”，得了眼疾。

1778年即29岁那年，林宾日终于得县试第一，考上秀才，第二年经过岁试，补为廪生，颇负时誉。

1780年，林宾日参加乡试，因“第三场病目未与”，没有考中举人。继续当私塾先生，收入并不丰裕，当时仅够分期顶还其父生前积欠的债务、廪生的津贴，当然不足以养活一家，因此妻子和他们先后养育的8个女儿，都从事女红，剪札“象花生”，“遂贸真值，以佐家计”。

因林则徐后来位列清朝名宦，时人就有意隐讳他的家史，把他家和赫赫有名的“闽中甲族——福州东

林联系在一起，说他“家传五尚书”，是簪缨世胄、封建官僚贵族后裔。也有人说“林氏自唐后即为闽中甲族，前明科第尤盛，史称其三世五尚书，皆以清德著”。这些说法都牵强附会。所谓“三世五尚书”，是指明成化至万历间的林瀚一门。其实用林则徐自己的话，就可足以说明。他在青少年时代的读书札记中写道：

瀚为南兵尚，子庭机为南礼尚。庭机子 ，字贞恒，礼部尚书； 弟烜，南京工部尚书。瀚次子庭柳，先为南工尚，所谓三代五尚书是也。

这与当时远在福清县杞店乡的林氏，世系毫不相干。林则徐把他们看作先贤，并没有当成自己的先世。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史家硬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无非是在宣扬“世宦家族出良裔”，仿佛林则徐这一历史人物是在他先辈积累的“清德”庇荫下出现的。

其实，说林则徐出生于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世家则较为恰当，祖父林正澄落魄中州，是一个穷教读先生，在他晚年，林则徐伯父和父亲也以教读为业。父亲林宾日虽然有着廪生的固定津贴收入，但实际上已是“自食其力”，主要靠脑力劳动和部分体力劳动为生的自由职业者了。林则徐的母亲和姐妹们则搞一些手

工艺劳动来贴补家用，“迁就度日”。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下层封建知识分子面前的出路，无非是两条：要么“学而优则仕”，靠科举制度挤进封建官僚门坎，企望高官显贵；要么沦落潦倒，贫穷一生。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苦心奋斗，耗尽了精力，朝思暮想的是金榜题名，获取封建官僚的身份地位。虽然没能达到目的，但他仍未放弃努力，进而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当林则徐一来到人间，他的父母就已经为他设计了一条“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

林则徐4岁那年，其父林宾日就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那时，林宾日在本城罗姓人家的私塾里教书，他把儿子带到那里，常常抱在膝上，“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教他口头跟读。7岁时，便教他作文。一直到12岁，林则徐跟随父亲，就学于文笔书院。他后来回忆说：

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后已，然未尝加之笞撻，即呵斥亦绝少。

又说：

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

由此可见，林则徐父母望子成龙之心情多么迫切。

由于父亲的谆谆诱导，加上自己的发奋苦读，少年林则徐文才出众，被誉为“神童”。一次，有人试他的才学，出了一个上联“鸭母无鞋空洗脚”，他马上应对“鸡公有髻不梳头”。还有一次，老师带着学童们游玩彭山绝顶峰，出“山”、“海”二字，试叫学童们各作一对七言联句。当其他学童还在冥思苦想时，林则徐第一个吟出：“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于此，林则徐“以童年擅文名”。林宾日曾说：“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林则徐的“擅文”，不仅靠培养引导，更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换来的。

1796年，12岁的林则徐岁试中侑生，应郡试第一。

第二年参加科试，中秀才，即入鳌峰书院读书。他的应试之作《仁亲以为宝》是一篇华丽的八股文，是现存林则徐最早的文章。当时被人们大为推崇，收入《制义丛话》卷十七中。

少年林则徐家庭生活比较清苦。林家每到除夕之

夜才难得地吃上一餐算是佳肴的素炒豆腐。也只有在除夕之夜，挂在壁上的油灯才有两根灯芯。为了读书，林则徐“每典衣以购之”。有一段时间，他还在闽县衙门内兼做知县房某的书廩(抄写员)，以其所得聊补读书费用。鉴于这样的家境，当时就有人劝林宾日让其儿子改业，读书进仕观念很深的林宾日当然不会同意，“惟笑不应”。林则徐刚刚懂事，看见母亲和姐姐们都为生活而忙碌，“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寐”，深感不安，“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母亲和父亲有着同样的观念，她对儿子严肃地说：“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父母的言传身教，更激起了林则徐发奋攻读的决心。

林则徐的父母还在同情下层人民痛苦，不满官僚地主巧取豪夺、贪污中饱方面，给幼小的林则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母“视人之急犹己家，虽至贫再三，尚疾病死葬，靡不竭力解难，忘乎其为屡空也”。他儿时亲眼看到父亲把米送给困穷如洗的三伯父，自己和母亲忍饥挨饿，还告诉他说：“汝伯父来，不得言未举火。”

父亲“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有一次，一个土豪想用重金贿赂他父亲，为其保送文童，遭拒绝。又有一次，“里中有豪猾者，欲延府君课子，不惜厚

聘。府君疾其行，坚却之”。

父母不满官场贪污腐败。林则徐10岁那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士椿等贪赃枉法事泄，被革职拿办，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一大丑闻。在此前后，父亲每每教读回来，总和母亲怒形于色地谈论。

父母的言行举止，对林则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林则徐后来在官场上注意了解民间疾苦，作风正派、刚直，保持着不屑与贪官污吏为伍的某些锐气，都不是偶然的。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求学7年，一直到1804年20岁时中举为止。当时的鳌峰书院是福建的最高学府，主持书院的山长郑光策，是一个进士出身、“有心用世”的封建士大夫。他为人正直，愤于吏治腐败；他讲求“明礼达用之学”，鼓励学生立定志向，有目的地读书。所以鳌峰书院的教课，不仅有制义诗赋，还注意到经世之学，“一课制举艺，一课古文论志，考辨诸体，期学者力经史之学”。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山长郑光策的引导下，开始钻研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知识，接触各种经史典籍，眼界大为开拓，他还通过父亲的关系，结识了被后人称之为“今文学之初期”的“研究今文遗说者”陈寿祺，他俩“比数过从，通悃愫，讨文字，欢甚”。林则徐

通过跟陈寿祺来往而受到过不少启发，他曾在一首诗中表示：“束发读公文，珍如覩鸿宝”。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7年的学习中，博览各种古籍，潜心研读经史，写下大量读书心得笔记，为他日后从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他早年的《云左山房杂录》读书札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研读范围十分广泛，涉猎诸多方面，有儒家经典以及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之作，也有《老子》、《韩非子》、《庄子》；有《史记》、《汉书》等史籍，还有历代诗文集、笔记、佛经、医书及书法碑帖等等，儒、法、道、佛，兼收并蓄。他还在札记中写有不少警句，如“博闻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勿苟且雷同，勿偏执臆见”，“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反映了他努力追求知识，独立思考问题，崇尚言行一致的心情。尤为“岂为功名始读书”一句，更见林则徐确已遵循师长的教诲，“以立志为先”，树立经史致用之志了。

青少年时代的林则徐，对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如诸葛亮、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纲、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人，深怀敬佩。南宋抗金英雄李纲是福建人，祠墓均在福州。林则徐对他的事迹更为熟悉，时常和朋友们谈论他的悲壮故事，并与学友一道，经常去李纲祠墓凭吊，赋

诗抒发爱国情怀。后来在 22 岁那年，还和学友们发起修葺李纲墓地。他喜爱白居易诗的风格，用心模仿，后人说他“诗宗白傅”。

早年的读书生涯，是林则徐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父母师长的教诲，书院学风的熏陶，使林则徐从小养成善读有关民生利病之书，不断吸取古代封建文化中的思想养料，树立救时济世志向的良好道德品质。

1804 年秋天，20 岁的林则徐顺利地考中举人。

在揭晓举行鹿鸣宴的那天，他和福州朱紫坊名儒、前河南永城知县郑大谟的女儿、16 岁的郑淑卿，举行了婚礼。此后，林则徐继续向仕途前进。

1805 年初，他束装就道，赴京参加会试。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庭和故乡，从书房走向社会。一路上，游历名山大川，寻访民情风俗，接触了社会实际，大开了眼界。

会试结果，他名落孙山，便于年底回到福州。由于家境不佳，不得不走祖父和父亲的老路——出外当私塾先生。“以谋食故驰四方”。

1806 年，林宾日 and 赵在田、谢、陈、林芳春、林雨化等人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真率会”，“月必数集，集必竞日，讨论文字，上下古今”。他

们反对泥古、庸俗，主张“纵谈不讲之乎者也”，“说家常不及男婚女嫁”，“主客一揖即罢”，“终日不讲虚邀多谢”，具有开明的倾向。林则徐在教读之暇，曾随父参加“真率会”活动，活动时，常常“集吾宗希五先生斋”，即林雨化(字希五)家，林雨化为人耿直敢言，不怕触怒权贵。乾隆末年，他曾揭发福建按察使钱士椿办案有私，结果被迫害下狱，远戍新疆。但他毫不屈服，获释归里后，仍保持耿直敢言锐气，“意气不少衰”。林则徐少年时，屡次听父亲谈起这位同乡先辈的事迹，那时他亲聆林雨化的教诲，又仔细阅读了《林希五文集》，深为感动，激动地写下了一篇感情充沛的文章：

先生梗直独操，……身处冷官，触怒权贵，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者之所折腕也！

表示了对林雨化的敬佩和对官场恶势力的憎恨。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林则徐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去担任书记(文书)之职。

林则徐到厦门的这一年，英国输华的走私鸦片已达4300余箱，鸦片走私的流毒，已经暗暗地从广

东扩大到福建沿海。在厦门，本年英国输入的鸦片，值白银数百万两，不少文武员弁、士子兵丁“已皆有嗜鸦片之癖”，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厦门海防同知是“管理海口商贩、洋船出入收税，台运米粮，监放兵饷，听断地方词讼”的官吏。林则徐担任海防同知书记，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鸦片流毒问题。后来他到广州去查禁鸦片时，曾理直气壮地警告外国鸦片贩子们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林则徐在厦门时，因文牍办得不错，受到汀漳龙道百龄的器重，“广为延誉”。

1807年初，张师诚就任福建巡抚，很是赏识林则徐，亲自把他招入幕府。

张师诚一到任，为了笼络人心，巩固封建统治，大肆鼓吹“官爱民如子弟，民视官如父母”，大力整肃吏治，“先理淹禁滥押之囚，兼除弄法害民之蠹；盗匪恶棍，当思勾捕之条，毋许快役纵漏；农田水利，当思清理之法，不使豪强兼并；重师儒以劝学，勤抚字以催科”。并禁止地方官“簋不饬，颠倒是非”；练总保甲“横行乡曲，鱼肉贫民”；土豪恶棍“纠众开设花会”和地方械斗之习，以干练的手法，“激浊扬清”。

张师诚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在林则徐看来，正是

他的父母师长心目中的清官形象。所以，林则徐对张师诚也很敬佩，在他幕下认真办事，积极效劳，并渐悟统治权术，“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张师诚“平昔双修儒佛”，林则徐虔诚地为他抄写《金刚经》、《大悲咒》、《弥陀经》、《往生咒》等，并也跟着崇佛，把手书佛经当作“行舆日课”。

1808年11月，林则徐第二次上京参加会试，于翌年1月抵京。但这次又未成功，他于7月返回福州，再次进入张师诚幕府。

1809年9月，林则徐在跟随张师诚剿办海上义军中，间接地参予了镇压蔡牵起义的活动，随张师诚一起移驻厦门，帮助负责起草文移。

张师诚赞赏林则徐办事干练明快，发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便支持、鼓励他继续参加会试。又于同年12月推荐他父亲到将乐县主持正学书院。

1810年11月，张师诚赴京觐见，特地为林则徐备好盘缠，带他一同北上，足见张师诚对自己的属下林则徐的赏识与支持。

1811年春，林则徐到京，第三次参加会试。

这一次林则徐终于不负众望，金榜题名。他榜列第七十四名，复试一等，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赐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

自此，林则徐终于走上仕途，开始跻身于官场。

## 第二章 京师七年得器重

林则徐入翰林院庶常馆后，即被“派习国书”，学习满文。不久，他请假回乡取眷，直到1813年6月4日，才带着妻子郑淑卿来到京师，寓莆阳馆，入庶常馆供职。

林则徐回到北京的年头，正是华北地区阶级矛盾激化，天理教农民大起义蓬勃展开的时候。

1813年上半年，华北地区继大旱之后，又来大雨，直、豫、鲁三省交界各县，灾情特别严重，引起了以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为首的天理教农民大起义。一时杀官围城，烽火四起。10月8日，林清率领京郊天理教农民200余人，打入皇宫，直捣清廷。在内侍教徒的引导下，攻入西华门，占领尚衣监、文颖馆，直逼隆宗门。起义军在隆宗门一带坚持了两日一夜的战斗，后失败。

直、豫、鲁三省天理教大起义虽然失败，但它以席卷中原、直捣清朝统治中枢的军命壮举，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清朝。嘉庆帝在下达的《罪己诏》中，不得不承认是“非常之大变”，“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表示要“永怀安不忘危之念，励精图治，夙

夜在公，庶几补救前非”。这当然只是动听的谎言，“励精图治”只不过是谋求加紧控制农民，巩固封建统治，“补救前非”则是使农民起义不再发生。

然而，农民起义的刀光剑影对封建统治的威胁，毕竟反映了清朝统治危机的深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讲求变革图强为宗旨的经世之学，才在地主阶级内部露头并发展起来。

“以经世自励”的林则徐，本来就是带着施展抱负的愿望来到京城的。开始，他从教习成格、陈希曾学习满文。当时的心情，他在给张师诚的一封信中谈到过：

则徐虽远隔绛帷，然无日不以老夫子之所厚期者三复铭心，以求无负。……辰下滥厕清华，弱鸟高巢，恐非终据。……兹事已起炉灶，工既什佰，费更浩繁，习此者无不畏难，而则徐尤多棘手。……以钝根人学新样枝，其势定难见功，将来散馆一关，深堪惴惴！……则徐滞迹都中，诚有不能奋飞之憾。

表明了林则徐对自己抱负的忧虑。

天理教大起义时，林则徐是翰林院吉士，虽然无与事权，但大起义的刀光剑影对他并不是毫无震动。当时清廷君臣围绕这次事变探讨“致变之原”，廷奏

连篇累牍，说法莫衷一是，其中也道出了吏治腐败、军事无能的衰败现象。林则徐没有资格参加讨论，但他关心时事，经常阅读邸报，朝廷纷纭议论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用什么办法去医治疮痍，振兴国家，上慰宸衷，下安百姓，使老朽的封建制度从气息奄奄之中恢复元气呢？林则徐开始了苦心的追求和摸索。

在京师时期，林则徐是一个政治地位不高的小京官。1813年至1814年，当翰林院庶吉士。1814年5月散馆，授为编修，8月，充国史馆协修。次年3月，承办《一统志人物名宦》，4月，充撰文官，10月，谪番书房行走。1816年8月，出京任江西乡试副主考官，回京后充清秘堂办事。1817年6月，记名以御史用。1819年4月，充会试同考官。6月，再次出京，任云南乡试正考官。1820年3月，补江南道监察御史，5月，充城差拟陪，派谪番译会试闹差。“读书东观，视草西台”，职掌文史，责司纪纲，都是比较清要的职务。林则徐在京期间的情况，还可从他给同乡友人郭柏荫的信中了解一些梗概：

愚初作翰林时，即有家眷，在京一年俭用，约以五百金为度。编修俸银、俸米及馆上月费，合计将及二百，寻常笔墨中亦有所得，能觅一馆地贴补，则又

觉从容矣。……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若不读书，岂不虚度日力？然群萃州处，酬应纷如，京官中实在好学者，百不得一，亦风会使然也。……又历代文献、我朝掌故，史臣所必当通晓者，不可不孜孜留意，不特通于政事，即遇大考考差命题，偶涉不为聋，不触忌讳，亦极有关系也。

身居茫茫京华的林则徐，免不了“酬应纷如”，他为出入升迁的官僚起草、缮书折子，做应酬文墨，应付朋友、同乡约会和喜、丧等的日常琐事，花费了不少时间，以至他自己都深感“京中之引人入邪，较之外间尤甚”，“故交游以少为妙也”。林则徐厌倦于社交，还由于“京官中实在好学者，百不得一”，即志同道合的知己不多。在京期间比较满意的社交活动，仅有辛未同岁生的雅集和1820年在京最后几个月参加的宣南诗社活动而已。

辛未同岁生的雅集，是同科进士的文酒公宴。他们都属不为势交的志同道合者，集会时不免畅谈经论，互相激励。这对有政治抱负的林则徐，是个很大的鼓舞，以至每逢出差回京，遇上这种集会，“必作竞日叙，骊驹在门低徊，留之不能去”。

宣南诗社是嘉庆年间南方出身的小京官组织的一个文学小团体。林则徐与梁章钜、李彦章等一起加

入该诗社。宣南诗社的活动，“尊酒流连，谈剧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启神智而扩见闻，并不独诗也”。也就是说，诗社除聚会赋诗外，还探讨学术问题。诗社社员地位相近，“多文学侍从之职”，都是南方出身，且怀才不遇，有许多共同语言，有时借诗抚今思昔，倾吐对时局变迁的感慨。林则徐参加诗社活动最多不过半年，从1827年作的《题潘功甫舍人宣南诗社图卷》诗中，可看出他当时在诗社的活动情况：

宦游我忆长安乐，听雨铜街梦如昨，  
朝参初罢散 鸾，胜侣相携狎猿鹤。  
清时易得休沐暇，诗人例有琴尊约，  
金貂换取玉壶春，斗韵分曹劈云膜。

这是林则徐朝罢归来，应约和诗友们饮酒赋诗的愉快的回忆。

四序流连付游屐，百端悲喜归吟橐，  
岂无叹息居不易，臣朔朝饥米难索。  
室如蜗角车鸡栖，衣似西华履东郭。  
秀句要教出寒饿，高歌未厌填沟壑。

在那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京华，他们这些小京官的生活，和大官僚们相比，实在觉得太寒酸，林则徐不禁要和诗友们抒发些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了。

在天理教等起义后，经世致用之学在京师渐渐流行，这反映了嘉庆时代文风的开始转变。林则徐厌倦于庸俗的应酬社交，抓紧时间“力学而潜修”。为了使自已精通政事，他利用京师丰富的藏书这一有利条件，“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

鉴于大旱大饥和天理教大起义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林则徐特别注意到京畿一带的农田水利问题。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有关兴修畿辅水利的资料，查阅内阁收藏的清代档案，认真思考前人提出的在京畿附近兴修水利、种植水稻的意见，酝酿并开始写作《北直水利书》。他认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通过大兴水利，广开水田，种植水稻，便可解决京师一带粮食问题，而华北农民生活得以安定，也可避免农民起义，实在大有益于国计民生。所以，他尖锐地提出：“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之本务，而畿内艺稻又为天下之本务。”他在此时明确地提出“养民为本”的问题包含着对封建权贵过分勒索、劫掠农村的抗议。

林则徐在京期间，曾两次奉命出京，充任地方乡

试考官。这正是他施展政治抱负的开端。

1816年9月，林则徐到南昌充江西乡试副主考官。他奉公守法，细心勤阅荐卷，严肃处理抄袭作弊。他选拔的人材，“素有文誉”，使地方上大为满意。

1819年9月，林则徐在云南主持乡试，任正考官。他严格选拔“文理优长”的“真才”，云南的士子因此“感悦奋发”，称赞“自庄启域，汉武置郡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也”。可见当时，林则徐就被誉为“公正清廉”的清官了。林则徐赴云南途中，写了不少诗，他手定的第一部诗歌结集，就是《使滇吟草》，说明都是赴滇时写的。这些诗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情感。如《驿马行》：

侧闻驾曹重考牧，帑给刍钱廩供菽。  
可怜虚耗大官粮，尽饱闲人圉人腹。  
况复马草民所输，征草不已草价俱。  
厩闲槽空食无几，徒以微畜勤县符。

借驿马之口，对贪官污吏表示憎恶和鄙视。还有如《病马行》：

昔饿求刍恐不得，今纵得刍哪能食？

圉人怒视目犹侧，欲卖死皮偿酒直。  
马今垂死告圉人，尔之今日吾前身！

借病马之口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受苦受难的一个侧面，时人评为“寄慨无限”，“神似少陵，读之令人声泪俱下”。

南下途中，在裕州突下暴雨，河水大发，“村夫来灿成行”，把林则徐安全地送到彼岸。他深为感激，抒写心怀：

我心深感怀转伤，为语司牧慎忽忘。  
孜孜与民敷肺肠，毋施楚加杨。  
教以礼让勤耕桑，天下輿情皆此乡。

……

沿途他还写了不少山水诗，如《即日》一首，形象地勾描了贵州群山起伏的壮丽景色：

万笏尖中路渐成，远看如削近还平。  
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  
飞瀑正拖千嶂雨，斜阳先放一峰晴。  
眼前直觉群山小，罗列儿孙未得名。

林则徐两次出京办事，显现了自己的才能，受到了清廷的重视。1820年3月21日，他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上任不久，便于4月9日出疏严劾福建澎湖协副将张保。此时，河南马营坝决口甫堵，仪封南岸又决，河南巡抚琦善措置无方，料贩乘机囤积居奇，影响河工进行。林则徐于5月8日上奏揭露料贩囤积居奇，建议敕令地方大吏“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这两次言事，均被嘉庆帝重视，加以采纳。10日，林则徐在京察中名列一等，带领引见，记名以道府用。6月3日，实授杭嘉湖兵备道，外擢浙江。

### 第三章 水利赈灾屡建功

1820年6月26日，林则徐告别京师，由潞河赴浙。8月27日，抵达杭州上任。

自从1812年离闽北上，林则徐整整8个年头未见父母，如今自己已是有一男二女的父亲了。孩子们都出生于北京，还未见过祖父母。这不能不增加林则徐对父母的挂念。杭州离家很近，他一到任，便驰书迎养父母。

林则徐首次外任就到富甲天下的鱼米之乡，心中不由涌出知恩感德之情。但是，社会的现实毕竟不是林则徐想象的那样美妙。农村凋破，水利失修，200多年来资为农田保障的海塘，经不住海水的日夜冲刷，纷纷毁圮，劳动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在他到任4个月后，湖州府便发生群众蜂起抗粮的风潮。腐败的官吏们，“所习乃脂韦，所志在饱温”，不顾百姓生活，在省府杭城，他们也横行无忌，大开“花会”，诈骗民财。林则徐心性耿直，对此大为不平。

这时，嘉庆帝病死，皇次子旻宁继位，是为道光帝。

道光帝登极之初，他锐意图治，命臣工切实言事，

又接连下谕，赈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水旱、地震灾民，大有整饬历朝秕政的意向。

在浙江巡抚陈若霖的支持下，林则徐首先决定重修海塘。他亲赴实地勘察，发现“旧塘于18层中，每有薄脆者搀杂”，即令“新塘采石，必择坚厚”。新海塘“较旧塘增高二尺许，旧制五纵五横之外，添桩石”。又雷厉风行，大禁花赌，迅速拿获两起大案，当时“有道役在场包庇”，林则徐当即将他们革职惩办，表现出不同于前任的严肃果断的作风。

这些措施触怒了其他官吏，引起同官之间的冷目相视。血气方刚的林则徐，不堪忍受这种打击，浮起了辞官的念头。1821年8月25日，他乘父病告急之机，毅然向巡抚帅承瀛引疾辞官，挂印而去，“晨交篆而午登舟”，扶母携妻，匆匆上路。

林则徐赶到福州，父亲的病情已经好转。他本想弃官之后不再出仕，但因“家无担石之储”，“居乡无可为生”，而且父母也强烈反对，亲朋也“咸劝捧檄”。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在给友人郭介平的信中说：“弟里居碌碌，……惟家食大难为计，恐早晚仍不免奔波，前路茫如，更觉不能自决。”后实在执拗不过父母的催促，才于1822年3月23日，携妻带子，离闽上京。在途经杭州准备只身进京时，竟想不到官绅们会热烈欢迎他。于是，他的那种“不忍更

言从仕”的忧郁情绪，顿时烟消云散。

5月29日，林则徐抵达京师。道光帝对林则徐在杭嘉湖道任内的作为“早有所闻”，留下良好印象，所以打破病痊起复人员应在吏部投供坐补原缺的成例，下旨仍发浙省以道员用。林则徐“感刻难名”，决心察吏安民，忠君保国。

6月19日，林则徐离京，于7月23日返杭。在听候补用期间，他拜谒于谦、岳飞祠墓，并发起捐廉重修于谦祠墓。他认为，只有继承岳飞、于谦、文天祥等人的忠君爱国传统，才谈得上“言治”，要以他们为表率，不怕挫折和打击，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8月，林则徐受委文闱监试。10月，署浙江盐运使。

1823年2月4日，林则徐离开浙江，到江苏清江浦接任淮海道。不到半年，即升任江苏按察使。在道光帝的宠信下，林则徐在官场上正处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亨通时期。

按察使是主持一省司法讞狱的官吏。就任后，林则徐发现“两江案牘繁多，视浙省不啻数倍”，仅京控的就有30多起，而“省中承审各负，以提人为宕延之计，而各属延不解审，委员四出，音耗杳然”，地方上“窃匪之多，从来未有”。土豪劣绅则操纵民

刑讼事，鱼肉乡里，专靠颠倒敲诈为生的讼棍，是土豪劣绅的走狗，而贪官污吏则把土豪劣绅当作靠山。针对这种情况，林则徐采取了果断强硬的措施。他详定解案章程，简化解审手续，首先尽快清理积案。他亲自断案，“一切讞牒，皆出亲裁，不肯稍为假手”，并要求州县，凡有命案检验，必须亲自动手，细辨尸伤轻重，不准任听唱报，还“严办诬告，力拿讼师”，给武断乡曲的某些土豪劣绅、玩弄讼词的讼棍以一定的打击。林则徐加强了司法制度的职能，4个月内，将积压的京控案件处理了9/10，连续捕获“窃匪”数起。

林则徐在就任江苏按察使之后，便开始了最初的禁烟活动，密访严拿了一批“包揽妓船，开设烟馆，要结胥役，把持地方”的“积蠹有名之棍”。

林则徐决狱平恕，“申理淹滞，博击豪强”，取缔烟贩，拿办土豪恶棍，深受人民爱戴，“民颂之曰林青天”。

1823年夏天，江苏突然连降倾盆大雨，江水暴涨。9月，临江濒湖的30余州县，堤圩皆破，田庐荡没，谷贵民病。林则徐深感事态严重。果然，松江饥民包围官府，要求豁减租赋，发放赈米，“汹汹将变”，江苏巡抚韩文绮连夜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驱散饥民。林则徐知道后，亟表反对，认为这样会激

起更多人起来造反，并亲赴松江安定灾民，建议韩文绮实行“禁雍积，广劝募，招徕商贾，免关税，蠲征缓赋，查贫民，赈饿者”等一系列措施，稳住了灾民。因此，林则徐在江苏的名声更响了。

这年11月3日，林则徐奉命上京述职。12月10日到京后，道光帝接连召见两次，要他“好好谨守立品，勉为良臣”，赶紧回任。他遂于15日匆匆南下，1824年1月15日抵苏，接署江宁布政使，负责综理全省灾赈事务。途中还购回了淮北麦种，散播各乡，补种灾田。

这时，长江两岸灾情仍十分严重。地主、奸商乘机囤粮居奇，江宁、震泽一带大地主带头抗拒捐赈，暗中阻挠，致使饥岁凶年，米价暴涨，受灾农民起来开展反抗斗争。

林则徐面对这种局势，一面下令禁止贫民借荒“滋扰”，一面又采取强硬措施，“劝谕”官吏、地主捐赈，又出示劝谕殷富平糶，并严禁牙行、铺户囤米抬价。传说当时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好丁忧在家，林则徐访知 he 家有米万余石，请他开仓发米，潘力讳言仓皆空，林说：“仓果空，即借以贮米”，立将各仓加封，越日，散仓米赈饿，潘无可奈何。林则徐还设法“招徕川、湖米客”，与地方米贩彼此争售，“价不禁而自跌”。此外，林则徐还采取资送、留养、收孩、

捐衣、养佃、借籽种等 1 2 条措施，给灾民以一定的实惠。

林则徐这样做的政绩很快地传开，得到赈灾实惠的下层人民感激他，江、浙两省的官绅敬佩他，一致推举他总办两省七府水利。道光帝也信任、赏识他，说：“即朕特派，非伊而谁？！”

这一年，林则徐 4 0 岁，江南官绅、门生在他 4 0 初度之际，吟诗作文吹捧他，其中张应昌的一首是：

一疏无惭谏议臣，绿衣来荫五湖滨，  
波恬河海舟能济，草鞠圜扉牍不尘。  
平余顿 鸿集野，深耕仍听犊呼春，  
恩威沦挟江南北，妇孺欢胪寿者仁。

刘冀程的一首是：

赤紧雄繁是此都，昨秋霖潦盛三吴，  
劝分檄待监河粟，得请筹宽石户租。  
尽撤肩鱼通市舶，全收待犊散平芜，  
桑经郦注烦疏析，疏到豳风七月图。

在一片赞誉声中，林则徐踌躇满志，卸去江苏按察使职事，准备专办江浙七府水利。

林则徐奉旨总办江浙七府水利后，首先督促查勘吴淞江、黄浦江和娄江三江水道，研究疏浚方案。他认为三江水道淤塞，“蓄泄无资，旱涝皆足为害，如上年被水成灾，蠲缓赈贷，不但无入，而又上耗国用，下损民财，貽患匪浅”，疏浚工程必须赶紧动工。按惯例，河工费用由沾水利的州县分摊，但因去年水灾，不宜马上征摊，故建议督抚先行由藩库借垫以应挑浚之需。9月24日，林则徐接到母丧噩耗，立即请假奔丧。

1824年12月30日和31日，江南“高家堰十三堡、山盱六堡被大风掣坍万余丈，洪泽湖水外注，附近5州县及下游之泰州等多处均被水淹”，高家堰决口还引起淮河水位下降，一时“黄强淮弱，漕艘稽阻”，清廷为之震动，1825年2月，道光帝革除南河河道总督张文浩职，遣戍新疆。3月，复下特旨，命林则徐“夺情”，赶到南河督修堤工。

按照封建礼教，林则徐因丧母要在家乡丁内艰三年。但是，他知道河工关系到朝廷的漕运大务和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为忠，安得为孝？”他毅然接受了“夺情”的谕旨，身着素服，不用顶戴，于4月离乡北上。

5月18日，林则徐来到高堰六堡二堤工次，具体差事还未派定，却立即毫不迟怠地出门四处查工，

最后折回六堡。他沿途驻扎工地，“与僚佐孜孜讲画，竟无倦容”。返回六堡寓所后，他又天天往迤北或迤南一带工地查看。

6月8日，林则徐到清江谒见署两江总督魏元煜，第二天便接到谕旨，令与邹锡淳、陈云分段督催，由他具体负责山盱工段。他急速返回工地，由高堰六堡移寓山盱蒋家坝，住二帝宫内。他一丝不苟，连下雨天也坚持查工，素服徒步于泥泞中，修堤的老百姓竟忘掉这是一位三品大僚。

高家堰决口后，道光帝以河、漕交敝，诏令江浙督抚筹议海运，林则徐等极力主张改行海运，道光帝遂命新任江苏巡抚陶澍筹办明年海运。陶澍奏请由林则徐负责，“往上洋筹办”。

林则徐在高堰、山盱虽只做些督催之事，并未经手工程，但由于不避嫌怨，刻苦任事，工竣时已经十分疲惫，旧病发作，但仍欣然赶往上洋筹办海运，不幸“旧疾大作”，只得辞退。这年10月，林则徐得到道光帝允准，回福州养疴，继续守制丁内艰。

1826年6月15日，林则徐在家奉旨，以三品卿署两淮盐政。他以“病疴日久，身体软弱，不克支持，一时实难就道”为由呈辞。直至1827年3月16日，守孝三年即将届满，才带着眷属，动身进京。5月20日抵京，26日，奉命出任陕西按察使

兼署布政使事。关中距闽较远，迎养老父不便，道光帝察其衷情，告诉他只是暂时去一下，林则徐便于6月1日出京，26日抵达西安，果然奉到擢授江宁布政使的恩旨，只是新任陕西布政使方载豫还未到职，必须留陕暂代。他于8、9月间前往略阳县勘灾，兼勘移建县城。那时，略阳水灾。“居民尚未安辑，加给一月口粮”，他在陕时先派人将老父与弟弟一并接到南京准备团聚。12月7日，林则徐得悉父亲在赴宁途中病亡于浙江衢州，便星夜从陕南奔丧，1828年1月到衢州，扶柩返回福州，守制丁忧三年。

丁忧期间，林则徐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披图经史，并与旧日师友话谈桑梓，作文赋诗，有时也和他们徘徊于幼时钓游之地。林则徐关心家乡水利建设，看到福州西湖严重失修，山水冲激，加上沿湖西北乡的强梁豪右，又经将岸上积土推入湖中，围占田园，以致湖身渐趋堙塞。林则徐不忍“纵豪右之并兼，而致良农之坐困”，便向闽浙总督孙尔准、福建巡抚韩克均备陈利害，提出重浚西湖的建议，被采纳，并请他与海防同知陆我嵩、闽县知县陈铎分任其事。工竣后，林则徐又在岸堤上种了1000株梅树，还精制了两只游艇，供人湖上玩赏。他赋诗描绘工竣后湖光的景致和自己悠然自得的心情：

风物蛮乡也足夸，枫亭丹荔幔亭茶，  
新潮拍岸添瓜蔓，小艇穿桥宿藕花。

1830年5月，林则徐服阙抵京，后留京“侨居静俟”，直到8月17日，才接旨放湖北布政使。

这次在京逗留期间，林则徐还和黄爵滋、张维屏、龚自珍、魏源等人相过从。龚自珍和魏源当时以批判程朱理学、揭露社会腐败、主张改革时政而名满京师。林则徐和他们交识往来，除早已彼此慕名以及见解相近外，还因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是他的老朋友。1822年，他们同路相陪进京，同日引见和召对，又同日南下，相处十分契合。林则徐曾作诗记其事：

分符曾忝郑公乡，邻照还瞻召伯棠。  
东阁谁知迟捧衽，北辕才喜共停装。  
班荆野店三更月，待漏爻闾五夜香。  
最羨承恩频顾问，一门华萼总联芳。

8月底，林则徐出都赴楚，于10月6日抵任。“楚省政疲俗旱，连年水患频仍”，此时荆州正遭大水，“刻下便须办赈，棘手之处，不一而足”。到任3个月，“始而抚恤灾黎，继而勘办蠲缓，近乃修筑堤防”，事务繁忙，“殆无片刻之暇”。

1831年4月11日，林则徐接任河南布政使。在豫期间，他清理各洲县悬款，为政府疏通财源。这年夏天，江苏灾情十分严重，江北广大地区“村庄田庐荡然”，连省会江宁也被水淹。8月6日，林则徐立即配合江苏官府赴豫采买米麦，赴灾区平糶。他认为在“济荒”问题上，可以用供给资金、免其关税、严禁吏胥索价等办法鼓励米商贩卖，让米商互相竞价，来降低米价，达到救荒的实效。两江总督陶澍赞赏林则徐的务实作风和主张，出奏调他到江苏主持灾赈事务。8月21日，林则徐又被调任江宁布政使，次日即动身南下。一路上，他采买小麦2万石，以急苏省赈灾之用，并查勘了桃源、宝应、高邮、甘泉、江都等县灾情，9月8日在扬州接任，随又马不停蹄溯江而上，勘查了仪征、六合、上元、江宁等县。

几年来，林则徐“管领江淮河汉”，活动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流域，处理了棘手的经济事务，表现了干练的才能和务实的作风，深受道光帝的眷顾。这年11月，道光帝以林则徐“出膺外任已历10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擢升他为东河河道总督。

东河河道总督管辖山东、河南两省境内黄河、运河的防修事务。林则徐到任时，正值严冬，霜降水落之后，山东运河沿岸，朔风司令，冰冻雪阻。为了让来岁新漕畅引无阻，他即督促运河两岸各厅汛煞坝挑

河，插锹兴工，同时命令鲁、豫两省黄河地段属吏，防备黄河上的积冰冲击堤岸。

2月上旬，他亲往各工段查验，细心体察，咨访研求河工形势和工程质量。对于办理不力的属吏，严行纪律。一次，林则徐来到钜嘉汛，发现河工紧急之时，该汛主簿徐恂督工不认真，河床被挖得东深西浅，这样日久会发生淤积，致使河身变窄，他“力振因循，破除情面”，遂将徐恂摘去顶戴，并视督补情况，决定去留。

2月下旬，林则徐前往河南东部黄河两岸，挨次查验河防各厅的料垛，细心拆验，“周历履勘，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在兰仪厅蔡家楼，他发现垛底有潮湿之料，立即将该厅同知于卿保撤任，并要他赔补损失。

3月8日，林则徐正在上南厅查验，忽接禀报，虚城上汛十六堡底厂存秸56垛失火被烧，立即下令商虞厅补齐秸垛，不得烧多补少，或借察浮销，并于20日赶到现场视察，处分了监宋的委员、兵丁。

在查验黄河两岸河务的过程中，林则徐即留意钻研治理黄河的办法，初步形成改黄河由千乘即利津河入海。

林则徐严守职责，多次受到道光帝的眷顾，称他办事得力，“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又说：“动则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皆当如是，何工尤当如是。吁！若是者鲜矣”。道光帝这样的隆宠，在当时的臣僚中是不多见的，林则徐感激涕零，决心做清廷的良臣廉吏。

1832年3月24日，林则徐在河南归河厅查验料垛之际，接到补授江苏巡抚的谕令。他的心情矛盾交织，既高兴，“知荷圣慈体恤，俾得离去河干”，又担忧，“三吴事会之难，甲于直省，才轻任巨”。但在江苏任过按察使、布政使，地方上的水旱频仍，经济残破，官场腐败，民生凋敝，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因此，他对于担任巡抚一职，忧心忡忡。传说林则徐每每听到贪赃枉法之事，经常要大发脾气。到职后，为了克制自己的卞急性格，曾手书“制怒”两字，悬于听事之堂。

林则徐自河南入苏北，耳闻目睹饥馑瘟疫造成的凄凉情景，正思索着如何收拾这个残局时，意想不到又出现一起英国人胡夏米驾船窜泊江南羊山洋的事件，他不得不把它当作到任的第一件大事加以紧急处理。

胡夏米是广东英国鸦片贩子对华航线船舶投资人兼英国国内货物经销商人的化名，此次于2月26日从澳门出发，北上侦察中国沿海港口虚实，为打开

中国大门窃取情报。胡夏米的侦察航行是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制遭到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它无疑是英国大举侵华的一个前奏。清朝君臣防范、驱逐胡夏米船，是从传统的排外政策为出发点的，实际上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根本缺乏了解。所以，沿海地方官吏除严厉防范胡夏米等人贩卖商品和与内地民人接触这两件事后，其余却毫不介意。英国侵略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顺利地实现了预期的侦察目的。

7月初，林则徐南下途经镇江时，得到胡夏米船在吴淞口外寄碇的消息，立即将其驱逐出境，胡夏米假意南返，半途折回，北上山东沿海，于15日出现在刘公岛海面。林则徐对胡的真实意图当然也毫无所知，当道光帝追究胡船复驶山东的缘由时，他无法做出正确答复，但向道光帝报告，如胡再次来苏，即密派文武大员上船查个究竟，“如有鸦片烟土等物，饬令尽数起除”。可是胡船终究没去江苏，林则徐也就不可能揭开胡船事件的秘密了。

林则徐上任不久，江南一带晴空万里，酷暑逼人，大地龟裂。可是，江北一带却因洪泽湖水盛涨，村庄田禾被淹，徐州府属各州县滂沱大雨，黄河异涨，酿成水灾。9月15日，桃源县陈端等土豪劣绅，却纠合多人盗决大堤，引黄灌地，酿致淮扬一带一片汪洋。

警报传来，林则徐立即于10月2日赶到扬州，沿途查勘水势，9日赶到清江浦，一面视察黄河决口处和湖水出路，一面严讯挖堤要犯。奸民盗决南河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火速饬令林则徐限期捕获全案罪犯、人证。但由于首犯陈端逾限追捕无获，林则徐受到降五级留任的处分。

林则徐一返回住所，立即着手处理焦头烂额的钱漕事务。江苏的漕务比他省繁重得多，弄得他“寝不能寐，饭仅一盂”，“精力日以消沮，心绪日以恶劳”。林则徐竭力筹办新漕，严厉处分办漕迟误的震泽知县张享衢，总算做出了成绩，在江苏秋收仅六成的情况下，苏、松等四府一州征兑了新漕，还带运1831年水灾欠下的漕米20万石，“为历来所未有之多”。林则徐以报国忧民之心，在江苏巡抚任内，躬亲任事，和两江总督、漕运总督等反复函商，剔除弊端，立定章程，限制州县浮收和旗丁勒索，且规定闸坝人夫用费，派精干官员验漕督运，以保证漕运畅通无阻。

处理灾区善后是林则徐面临的又一大务。他心绪纷乱地度过1832年，迎来的却是更加艰难的饥岁凶年。1833年夏秋之际，江、扬、淮、徐一带雨水滂沱，十分之七八的府县被江水淹没，江南四州县到10月至12月间，也连遭风雨，田禾霉烂生芽，收成无望。接二连三的天灾，使“闾阎生计日蹙，朝

夕不饱”，农民“口食无资”，纺织为生者也因“连岁棉荒歇业，生计维艰”，而农村的长工、短工和城镇的踹匠、染匠、机工等“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扶老携幼，到处流浪。地主也陷入“未得收租”、高利贷“无可牟之利”的窘境。

面对这样的局势，林则徐火速与陶澍往来函商，奏请缓征江南漕赋，拨发赈银，以苏民困，但受到谕旨训斥。林则徐“不揣冒昧，破格具奏”，单衔上奏力争。上奏以后，林则徐仿照明代周忱的酌剂公私田加耗减耗之法，也即名为“暗减”的办法，请求朝廷对常州府属各县一律普缓数分，并免于造册。素来吝财的道光帝，当然不满意，下旨密令陶澍追查林则徐奏请普缓一事。陶事先向林则徐通风，林立即写信向陶剖明缘由，指出这样做，一为“俯顺輿情”，二为“杜弊”，希望陶支持他，并表示“将来待有应得处分，自当独任其咎”。林则徐顶住了道光帝的压力，深受江苏人民拥护，陶澍在复奏中也支持他，道光帝无可奈何，只好同意普缓。这个消息在江苏传开后，“疏稿争相钞传，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欢聚泣，庆更生”。

连年灾荒，林则徐深感“为民牧者，不能备之于先，而徒临事补救，即云有济，亦千百之什一”。如何提高抗灾能力，确保水稻收成呢？林则徐认为：一

要改良稻种，推广双季稻，二要兴修水利，保证旱涝有资。

当时的江南地区只种晚稻，农民反对种植早稻，且列举不少理由。但林则徐深信江苏的地理、气候适宜种植早稻，他决定一面查找文献，取得根据，一面雇请老农在抚署后院试种早稻。

1833年冬，林则徐得悉同学李彦章对推广早稻有一定经验，便找他了解早稻的早种早收之法。并请他编印农书，以便在江南推广。1834年2月，“连雪不止，播麦不及，有播者弗苗”，林则徐乘机又作宣传。3月，李彦章编完农书，取名《江南催耕课稻编》，林则徐即作叙，叙中力驳江南不宜种植早稻的各种保守论调。为了减少推广早稻的阻力，林则徐从家乡及湖南引来双秀稻种，在抚署后园试种，“以验天时，察物性”。这些试验，后来都大获成功，终使佃农得益而愿种早稻。

1833年底，林则徐在陶澍支持下，开始筹划挑浚刘河和白茅河，并派人具体规划和实施，经过实地丈量和研究方案等一系列筹备工作，于1834年春天订出具体方案，并制定捐资办法，林则徐还带头捐献水利银1000余两。4月9日和16日，白、刘两河工程相继开工。林则徐为使“工归实在，利济农田”，防止官吏督办失责和从中贪污，经常亲自上

工地查勘，且“凡树石、桥梁、步头，皆予镌暗记”，以备日后检查工程质量。白茅、刘河相继浚通河身后，林则徐又从5月17日起连续几天前往量验，他根据“暗记”，“有偷减率略不如式者，察出补复；其尺寸符合，或过深者，一览而得，或奖或斥，人人惊服”。

刘河、白茅河诸水的疏浚，对江南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作用，且治理方法有所创新，在江南水利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江南士绅在林则徐五十寿辰时，“绘四图以寿”，颂扬他治河功绩。

刘、白工竣，林则徐又筹划疏浚徒阳运河和练湖，委李彦章主持，于1835年2月浚毕，5月30日，林则徐会同李彦章到张官渡察看地形，决定改进新闻于旧闸上200余丈处，又到吕城察看闸坐，酌商修复。与此同时，又和陈銮等筹商，修建宝山、华亭两县临海一带的海塘。上述工程于1836年6月间告竣后，林则徐又于7月2日前往验收。

林则徐除亲自筹划兴办水利工程外，且在他的倡导和批准下，江南、江北各地都陆续兴修了一些比较小型的水利工程。1834年至1836年，江苏大办水利工程，是林则徐经世致用，实行改革的一大成就。

## 第四章 虎门销烟逞英豪

正当林则徐在江苏被国内经济问题纠缠不休的时候，资本主义英国图谋打开中国大门的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831年，英国以商人和厂主组成的辉格党战胜土地贵族组成的托利党，在国会中取得胜利，英国枢密院任命具有英王使节身份的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接替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保护和开拓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英国政府决计保护和扩大被誉为“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鸦片贸易。

在英国政府的共谋和卵翼下，鸦片贸易空前繁荣，规模越来越大。无产阶级革命先辈马克思曾指出：1834年“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他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拼命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2500万美元的3.9万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

每年西南季候风盛发之时，满载大小“公班”、

“白皮”烟箱的英国桅船，从印度络绎而来，纷纷盘进停泊在零丁洋一带的鸦片趸船上，等候中国买主们前去取货。这些浮动的贩烟巢穴，开始仅有几只，发展到1837年已有25只，“以英吉利所属之港脚为多”。

根据历年中国官方关于各地鸦片流毒情况的报告，英、美等国鸦片贩子通过分赃利润、重贿收买等无耻手段，勾联中国烟贩、腐败官吏兵丁，建成了一个几乎遍及全中国的贩烟毒网。以贩毒为生的鸦片贩卖集团，人数在百万以上，仅“闽越之民，自富商大贾，以及网鱼拾蚌，推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利用包庇走私贪污中饱的人，上至朝廷，下至吏胥，兵弁，构成一个庞大的鸦片受贿集团。负责缉私的地方官吏、兵弁等是直接的受贿者，他们主要是收受烟贩现银和鸦片的贿赂，以得赃纵放得利的。

在贿赂公行的情况下，道光帝一次又一次的严厉禁烟命令，毫无实际效果。鸦片贩卖集团和受贿集团狼狈为奸，互为利用，结成一股最黑暗、最腐朽的恶势力。倚仗英国政府的支持和中国鸦片贩卖、受贿集团的配合，英国海盗商人的余孽——鸦片贩子们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掠走大量的白银，扭转了贸易逆差。从1833年起，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无须向中国输入白银，便可购得大量茶叶，转售给国内和欧洲各国，

从中牟取巨额暴利。

鸦片给英国带来血腥的暴利，却给中国留下无穷的祸害。“鸦片不仅戕害人的健康，而且还麻痹人的智力与意志”，白银不断地消耗于月白灯红的鬼市中，夺走了正常的社会购买力，白银大量地外流，银贵钱贱日益严重，导致金融恐慌，“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便在鸦片流毒问题上日益明显化和尖锐化，禁烟与否，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瞩目的中心了。

1834年前后，在鸦片贩卖的中心——广州，已经形成一股主张“弛禁”的政治势力。他们打着拯救银荒的旗号，鼓吹“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听民间得自种罌粟”。与此同时，在京师，以南方出身的中小官僚和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主张“严禁”的政治势力，也迅速地集结。1835年10月26日，黄爵滋上疏陈当务之急，力主严禁鸦片。查奥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道光帝从登极后不久就厉申禁烟，但他的决心实际上有多大，那是值得研究的。1830年以来，言路条陈开始揭露鸦片对国家财用的危害，他不得不于1831年发动一次雷厉风行、几乎遍于全

国的查禁。

林则徐早年就注意到鸦片的流毒，其始是从吸食鸦片有伤人心风俗的观点出发的。经过多年在东南地区为官的实际体察，已经看出“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真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在江苏巡抚任上，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的禁烟法令，又采访戒烟良方10余种，向民间推广，供鸦片吸食者服用除瘾。他严令禁止种植、贩售和买食鸦片，在海关严加巡逻，务绝其源。在他的努力下，江苏的禁烟取得初步成效。

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的信念，并不曾发生过动摇。他在任湖广总督期间，还注意到鸦片泛滥对军队官兵的腐蚀，严禁营兵吸食。同时，根据江苏禁烟的实践经验，继续向民间推广除瘾良方，号召鸦片吸食者戒烟。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拒绝执行中国的禁烟法令。1837年10月，邓廷桢奏准实施驱逐英吉利趸船及拿办窑口鸦片走私章程，广州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然而，英国鸦片贩子在义律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进行武装走私，并用重贿买通水师巡船和关口吏胥，使鸦片贸易在1838年再度兴旺起来。几十只悬挂英国国旗的欧洲武装快船，公开窜到珠江

江面贩毒，从虎门到花地，“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这种贸易的舞台了”。对于清政府来说，严禁鸦片与否，已经成为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大问题了。

1838年6月2日，黄爵滋向道光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吁请严塞漏卮，禁绝鸦片。他认为鸦片非不能禁，而是未知其所以禁。“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要肃清鸦片流毒，“必先重治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他建议严降谕旨，准给鸦片吸食者一年期限戒瘾，若一年之后仍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罪以死论。

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本来是游移于严禁与弛禁之间的，此时，鸦片的毒害已经超过鸦片的利益，不能不加以考虑。于是，当即下旨，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要议章程，迅速具奏”，在清朝最高统治层再次展开禁烟政策的大讨论。道光帝没有公开表示他对黄爵滋折的态度，但他的股肱大臣、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说他是“早知其言窒碍难行，而欲术善治之法也”，这段话比较符合道光帝的心理状态。

黄爵滋、林则徐提出“必以重治吸食为先”的方

针，是朱、许球等人“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主张的具体化，这表明严禁派在全国发动禁烟运动的初期阶段，是以“理财”为重点的。对于禁烟的态度，从表面上看，无人主张弛禁，实质上分歧很大，意见针锋相对，以琦善和林则徐为代表，分为两大派，主要争论在两个问题上：要不要变更原有的禁烟法令？要不要先重治吸食？琦善等看起来也在主张禁烟，先重治吸食与否只是方法上的不同，但由于事实上包庇鸦片走私者大多是鸦片吸食者，反对先重治吸食，就是保护鸦片受贿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的“禁烟”只是一个欺骗舆论的幌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批人在参加讨论的大官僚中占绝对多数。林则徐对禁烟运动前途深为担忧。他于10月初再次上了一本折片，无情地揭露鸦片受贿集团和吸食者之间的关系，请道光帝以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利益为重，衡量利害得失，早下严禁决心。道光帝陆续接到各地将军、督抚的复奏，虽然也接二连三地重申禁烟并付诸行动，但对黄爵滋的严禁办法都未置可否，在一系列有关禁烟的谕令中，均未议及重治吸食罪名。尽管道光帝无意全面采纳严禁派主张，但他的三令五申，总算使禁烟开始在各地见之实施，改变了严禁派处于不利的地位。11月9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密片，为片中深虑远识之言所打动，从留恋鸦片利益的迷梦中幡然醒

悟，看到了滔滔毒流引起财匮兵弱的可怕前景。他权衡利害得失，不能不舍去鸦片利益，求清朝的长治久安。这才下了决心，倾向于严禁派，并下令宣召林则徐来京商议办法。

1 1月23日，林则徐便接到宣召进京命令，27日，从武昌起身北行，踏上为国家民族争命的历程。林则徐北行赴京期间，禁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中外鸦片贩子和反禁烟官吏则大为沮丧，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开始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

1 2月22日，林则徐北上途中来到安肃县，反禁烟派头子琦善从北京赶来，向林则徐游说，并用禁烟会引起边衅来威胁林则徐，被林则徐委婉地加以拒绝。这是严禁派首领和反禁烟头子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禁烟问题的争论，已经发展为抵抗侵略或是对外妥协的政治斗争了。

1 2月26日，林则徐抵京，第二天起，道光帝接连在8天中召见林则徐8次，商议禁烟大计。道光帝如此隆信、眷顾他的臣工，确是“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林则徐这时的禁烟思想经过湖广禁烟和鸦片论战的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禁烟的重点从重治吸食转移到断绝鸦片来源，这就标志着以民族自救为宗旨的禁烟运动，向着反抗外国鸦片侵略的方向转变。

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严禁派在禁烟政策论争

中取得暂时的胜利，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鸦片贩卖集团，受贿集团及其政治代表，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连以奸诈老成、饱有官场经验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也沉不住气，“为之动色”了。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启用钦差大臣关防，辞别故人，出新仪门南下。一路上，他注意调查广东鸦片流毒情形，“官绅来谒者，苟有一得，皆咨询而籍之”。派旧属马辰“兼程先赴海口代访夷情”，令彭凤池留在广州“就近代查鸦片根株”。

当时民间对林则徐的奉命禁烟欣喜若狂，辗转相告。林则徐为民气的高涨所激动，赋诗一首：

眼看时事息肩难，欲挽颓波酌猛宽。  
苍生果自防泉毒，丹笔奚劳触豸冠？  
凭仗儒宗主风教，请纾筹策逮粗官。

1月21日，钦差大臣赴粤查禁鸦片的消息传到广州，就像晴天霹雳，令中外鸦片犯们目瞪口呆，恐慌万状。邓廷桢却感到非常兴奋。他出任两广总督几及三年，截获出洋纹银案件多起，但漏银的局势有如江河直下，不可止遏。接到道光帝谕旨后，他立即表示要与各省督抚“各扫疮痍，共培元气”，会同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着手在广东截流断源，

共挽狂澜。调遣了大鹏营和香山协二标水师，轮流在零丁洋上堵截追拿鸦片犯。向道光帝提议：在虎门武山与横档之间的江面增设两道木排铁链，防备外国船舰闯入肇事。在广州内外破获了私开窑口案件141起，人犯345名，烟枪10158杆。

2月22日，林则徐来到江西，接到邓廷桢、怡良等人的信，表示愿和林则徐“协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在江西途中，林则徐拜访了包世臣等名士，接见了在广东有八载生涯的门生张浦云等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获得了大量具体的感性材料，掌握了一批贩毒、贿纵犯的姓名、住址和罪状。

24日，林则徐下了一道密拿汉奸的命令，责成广东布、按两司速即派员改装易贩，分投查探，出其不意地拘拿所开最要各项人犯王振高等17名，随即讯取借情，听候解送行辕饬审，不得一名远；确查再拿次要人犯苏光等40名，先查缓拿武弁中包揽最甚之人犯蒋大彪等5名。并开始大规模的缉捕，查缉的兵丁夜里逐户搜查，先后捕获吸毒贩毒人犯2000多名。

广东鸦片贩子本来凶焰嚣张，现在听到林则徐行将到粤，具单捕人，不少人闻风逃窜。鸦片吸食者“无不私探罪名轻重”，英国鸦片大贩子查顿仓皇请牌，遛回本国，而另一个大贩子颠地则徘徊省澳之间，

以观气候，英、美鸦片趸船 22 只，为了暂避锋芒，也从零丁洋开到丫州洋停泊。

2 月 26 日，广州官吏在十三行商馆广场上，对烟贩冯安刚执行绞刑。外国鸦片贩子恼羞成怒，从商馆广场的旗杆上降下国旗，以示“抗议”。

1839 年 3 月 10 日，林则徐抵达目的地广州。在沿江两岸观睹的民众寂静肃穆的气氛中从容登岸，在接官亭和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等文武官员见面。当时目睹这一场面的美国人威廉·亨德描述说：“他具有庄严的风度，表情略为严肃而坚决，身材肥大，须黑而浓，并有长髯，年龄约 60 岁。”

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林则徐看出，广东鸦片兴贩、吸食之多，皆由外国鸦片贩子“卖烟而起”，他们“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他把“必先重治吸食”的禁烟方针更正为“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为了断绝鸦片，“必须将其趸船鸦片销除净尽”，因鸦片趸船驶离零丁洋，“不过暂避一时，而不久复来，终非了局”。他认定鸦片贩子多半还在广州，可以用“喻以理而怵以威”的办法，逼他们交出趸船囤积的鸦片。

3 月 18 日，林则徐等传见十三行洋商。

十三行洋商，是清朝政府指定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此时仅存总商伍绍荣的怡和行和卢继光的广利

行等 11 家。这些洋商，历来暗中帮助外商贩卖鸦片，走漏白银，勾通幕佐，刺探消息，从中得赃致富。钦差大臣的传讯，使他们顿觉灾祸临头，个个恐惧非常。

林则徐早已探明这些洋商的底细，当面斥责他们一贯混行出结，保其外商进口船只并无携带鸦片，有同梦呓！林则徐发给他们勒令外商缴烟具结的谕帖一件，命速往商馆传谕外商，限三日内取结禀复。林则徐在谕令中，责令外国烟贩子将趸船所有鸦片尽数缴出，并要求他们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遵令在三日内禀复，许以奏请皇帝免治既往之罪。并表示禁毒决心：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19 日，洋商与外国烟贩子商议缴烟，当场翻译了林则徐的谕帖。为了度过这个难关，“总商”伍绍荣劝告外国烟贩子缴出一小部分加以应付。

21 日，是林则徐指定的最后一天期限，颠地等才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加以研究，说 7 天内作出报告。林则徐态度坚决，如不马上答应呈缴鸦片，明早 10 时亲到十三行公所，措办一切，先审讯洋商，正法一二！当晚 10 点钟，“外侨商会”召集特别会议，研究翌日的答复，当明白林则徐不受贿赂、拖延抵赖无济于事时，才勉强决定捐凑 1037 箱鸦片上缴，妄

图以此蒙混过关。

22日，林则徐接到外国鸦片贩子答应呈缴1037箱鸦片的呈报，又据广州知府、南海、番禺知县报告：“闻得米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他当机立断，下令传讯颠地。同时，邓廷桢传见十三行洋商，驳回外国鸦片贩子的呈报。

就在这时，义律在澳门接到钦差大臣谕帖的抄本，立即命令所有停泊在洋面的英船只，“开到香港去，挂上英国国旗，准备抵抗中国政府的任何攻击”，并表示要从广州撤退全体英商，对抗林则徐的缴烟命令。

24日黄昏，他气急败坏地赶到广州，一登岸，即闯至颠地住处，其他鸦片贩子纷纷找义律商议，妄图脱逃。林则徐当晚接到义律进省，“即愿引带颠地脱逃，以阻呈缴烟土之议”的禀报后，立即采取“以静制动”措施，将黄埔外国货船暂行封舱，停其贸易，并令洋商遵照前谕，责令外国烟贩子缴烟，刻日取结禀办，倘敢违玩，定将请旨永远封港，断其贸易。义律连忙召集全体外商开会，对抗林则徐的缴烟令。

然而，在别国领土上横行霸道而不受惩罚，只是义律的痴心妄想。他马上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晚上9时，商馆里所有中国买办、工役奉林则徐命令撤走了，虽然食物和用水不愁，但烹调、洗衣、

扫地等琐碎事务都得自己动手，这对过尽“文明”绅士生活的烟贩们，确是有生以来第一遭“落难”。用林则徐的话说，这叫做“不恶而严”。林则徐表示，如义律畏罪改悔，说服烟贩迅速全缴趸船鸦片，仍当不追既往，恢复正常的对外贸易，“倘佯为不知，甘心贻误，是其孽由自作”。同时，起草了一份告示，敦促外商速缴烟土。并严正指出，按中国法律，“嗣后内地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奉劝外国烟贩，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告示于当天贴在义律住所和同孚行的墙上，并附送义律一份。

林则徐为民族仗言，理直气壮，加上劝戒兼施，刚柔并用，使外国烟贩子和义律败下阵来，27日晨6时，义律宣布，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将他们各自掌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接着，具禀林则徐，表示递令缴烟，烟箱数字俟查明后呈报，并请示缴烟地点。

28日，林则徐接到义律呈报实数为20283箱后，按照缴烟令中许诺，派人送上200只牛羊和

食物，给断绝供应 5 天的外商以示犒赏。

但是，义律却不为林则徐的犒赏而以德报德，29 日清晨，突然来禀，声称他们“皆受固禁如囚者”，在外洋的趸船“恐不肯顺从缴出”，想来个翻脸不认账。经过封舱、围商馆的较量，林则徐看出义律要“另生他计”，当面驳回他的无理要求，责令他通知各英国烟贩，“速即作信交官，以凭谕知各趸船，次第呈缴，一经缴到，即一切无不照常”。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30 日，义律把传令趸船缴烟的一切事项，推给副监督参逊办理，企图推卸他对缴烟应负的一切责任。林则徐警告义律，“不得反复无常，自取咎戾”，责令他督促烟贩各自写出趸船名和烟箱数字的英文清单，由其加具总谕呈官，以便持赴趸船次第收缴。并重申：能早一日缴完，即早一日照常通市。为防止义律的拖延抵赖，商馆的防守继续加严。

4 月 2 日，林则徐批准参逊去招徕趸船，并规定虎门外的龙穴岛为缴烟地点。此时，他宣布完全恢复商馆食物和水的正常供应，并酌定限制：鸦片缴出 1/4，允许雇用买办、工役；缴到半数，量许舢板请牌，查验往来；缴到 3/4，准予开舱贸易；缴完，一切照常。

4 月 3 日，参逊与刘开域等一行离粤赴澳门，遍

传趸船驶往龙穴缴烟。林则徐最后修改酌定了《收缴趸船烟土章程》，章程对缴烟的各个环节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使缴烟顺利进行。林则徐登上沙角炮台，亲自调度各委员收缴趸船烟土。

从沙角炮台上远眺，龙穴俯首眼底。“沙角台高，乱帆收向天边”。几十年来用万恶的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英国侵略者，第一次俯首听命，查禁鸦片的斗争，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胜利成果，林则徐心潮起伏，耳边仿佛响起一阵阵春雷，这禁烟的春雷摧毁了外国鸦片贩子藏污纳垢的巢穴，林则徐怎不激情满怀！

就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林则徐和邓廷桢在沙角炮台上拜发了报告英国烟贩趸船鸦片尽数呈缴的奏折。这折稿，是他们来到虎门后，在舟中商定的。他们向道光帝提出：等到收缴烟土完竣之日，准备“派委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再行烧毁，以征实在”。

为了保证收缴烟箱的顺利进行，从14日起，林则徐移住师船“新会”一号，坐镇沙角海口监收。5月2日，林则徐看到验收已逾14000余箱，便决定撤退商馆之围，允许舢板通行，兼准开舱贸易。到18日，趸船鸦片收缴完竣，总计19187箱，又2119袋，比义律原报数字溢收1000余袋。23日，英国鸦片贩子颠地等奉命具结后，被驱逐出境。

24日，义律带着居住商馆内所有的英国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缴烟的斗争，以英国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收缴趸船鸦片，堵塞鸦片来源的同时，林则徐采取一系列果断的措施，扫荡广东的鸦片流毒，他总结了湖广的经验，刊刻了《禁烟章程十条》和各种断瘾药方，颁发全省各地遵照实行。

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深受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速戒鸦片告示贴出后，鸦片吸食者纷纷呈缴烟土、烟枪，服药除瘾，“凡家人骨肉、戚友乡邻，平日劝之不从者，至此皆得悚以功令之严，夺其物以祛所嗜”，形成“一人之瘾，众人断之”的局面。对抗禁烟令者，亦纷纷落网。截至5月20日，两月之中，捕获吸毒、兴贩罪犯1600名，收缴烟土烟膏46.15万两，烟枪4.27万杆，烟锅212口。

随着广东禁烟运动的步步深入，连东北的奉天、吉林、华北的蒙古草原，西南的云南等边疆地区，也都开始取缔烟贩、收缴烟土烟枪、铲除种植罂粟地亩的行动。一些查禁不力的地方官，相继受到处分，吸食鸦片的朝廷官员和宗室，也受到惩治。

从趸船上收缴来的烟箱，全部堆贮在虎门寨下水师提署和附近的民房庙宇，为防范偷窃等弊，林则徐派人带领弁兵昼夜巡逻看守，等待谕旨下达。道光帝

接到林则徐奏报，于5月2日下旨允行。旋因8日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上奏，以广州距京遥远，车运不便，且劳民伤财，建议就地销毁。道光帝遂于9日改谕林、邓就地“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聳”。

在等候道光帝决定处理鸦片的办法之前，林则徐已经广咨博采，找到大量销毁鸦片的有效方法。他和关天培等反复酌商，摸索出挖池浸化的方法，既符合科学道理，又便于大规模销毁。

销烟办法确定后，林则徐设计了挖掘两个长宽各15丈余的方形大池以轮流浸化的方案，并在镇口村码头旁的海滩高地上紧急施工。一切安排就绪，林则徐祭告了海神，确定了在省大员轮流赴虎门查看销烟的次序，决定在6月3日首次销烟。

6月3日午后二时许，林则徐在怡良、豫 陪同下，登上礼台。在礼炮声中，震动中外的虎门销烟开始了。只见一群群袒胸赤脚的民工，站在横跨销烟池的数条木板上，撒下盐巴，又把劈箱过秤后的鸦片，逐个切成四小瓣，抛入池内。经过一段时间浸化，再把一担担烧透了的石灰倒下去，用铁锄、木耙反复翻戳。顿时，销烟池沸滚如汤，不爨自燃，“浓油上涌，渣滓下沉，臭秽熏腾，不可向迤”。远近山峦欢呼雷动，好似山起海翻，甚为壮观。一池销毁完毕，即打

开涵洞，冲刷入海，另一池又开始了紧张的浸化。至夕阳西下，已有170箱鸦片尽化为渣沫，流向大洋。这个伟大的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决性，并一洗贪官污吏所加予中国的耻辱。

销烟的壮举振奋人心，端午节前后，远近群众前来观看者“愈见其多”。

为了让外国人“共见共闻”，6月13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销烟现场参观。义律从答应缴烟开始，根本不相信林则徐会销毁鸦片，于15日下午赶往参观，林则徐允许他们走进栅栏内观察销烟全过程。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佩服中国人办事认真负责。林则徐还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了解英国海军的实力，他估计到英国侵略者不会甘心失败，甚至进行武装挑衅，但他没有退缩，庄严地宣告：

我们不怕战争！

整个销烟过程历时20天，共销毁鸦片19179箱，又2119袋，实重2376254斤。留下公班、小公班、白土，金花烟土各两箱，预备解京作为样土。

6月25日，林则徐、邓廷桢等满怀胜利的喜悦，登舟离开虎门，返回广州。

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是清朝政府抵制外国鸦片侵略的“顶点”。他的名字，是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

存亡续绝斗争的一面战斗旗帜。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我们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100多年。把林则徐禁烟抗英事业的标志——虎门销烟，作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林则徐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殊勋，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 第五章 禁烟斗争不妥协

在虎门销烟取得胜利的同时，广东全省肃清鸦片流毒的斗争也继续取得成果。自5月13日至6月28日，先后报获烟案140起，拿获贩卖、煎熬、吸食人犯192名，收缴烟土烟膏18.7万余两，烟枪2.75万余杆，烟锅353口。

销烟可以说是顺利结束了，然而禁烟运动却遇到了新的困难。

早在赴虎门收缴趸船鸦片之前，林则徐就多次重申过要求外国商人出具永不夹带鸦片甘结(保证书)的命令，外商拒绝出具甘结，并宣布解散“外侨商会”，义律态度更为横蛮，当场撕碎甘结式样。林则徐驱逐16名英国烟贩出境，义律立即以全体英商撤离广州相对抗。义律的态度助长了英国鸦片贩子拒不具结、破坏禁烟运动的嚣张气焰。他们公开在沿海走私鸦片，把大量陆续运来的鸦片贩运到“东海岸”——福建沿海。

义律和英国鸦片贩子破坏于外，反禁烟官吏和中国鸦片罪犯则捣乱于内。道光帝那道不准以收缴烟土烟枪入奏的谕旨，对全国方兴未艾的禁烟运动泼了一

盆冷水。广东以外各省收缴烟土烟枪几乎陷于停顿。

林则徐从虎门返抵广州之时，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艰巨局势。他的战友邓廷桢和支持他的广州爱国士绅都深为担心。龚自珍也为此焦急忧虑：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葳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腊丸难寄惜雄文。

林则徐顽强地坚持收缴烟土烟枪是肃清鸦片流毒的主要手段，上奏力争，焦急地恳求道光帝特颁申谕，允许以收缴烟土烟花入奏。他还赋诗表达志不辱的决心：

近闻筹海盛封章，突兀班心字有芒。  
谁识然犀经慧照，那容李树代桃僵！

林则徐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和邓廷桢，观拆毁平台 17 座，令广东官吏销毁收缴解省的烟土烟枪，亲临现场观煮化鸦片 2 万余斤。

在继续收缴和销毁烟土烟枪的同时，林则徐本着“除恶务尽”的宗旨，“督属勉益加勉，根株一日未净，即购捕不容一日或疏”。林则徐接连几天亲审鸦片罪犯和知法犯法的水师官，又借“观风试”机会，

向645名粤秀、越华和羊城书院肄业生问卷调查广州鸦片流毒情况，获得大量资料，惩办了一批官吏。

林则徐坚持采用具结措施，是建立在对外国商人“惟利是图”、“断不肯舍却广东马头”的认识基础上的，是合理可行的。从访查外国情况的过程中，他看到外商“来粤贸易，实系利市三倍，不惟以该国之货牟内地之利，并以内地之货牟各国之利”，“利之所在，谁不争趋，即使此国不来，彼国岂肯不至？”

6月23日，林则徐和邓廷桢颁布管理外商外船新章程，并不顾义律的再三抵赖，向外商发出甘结式样，严格执行具结贸易政策。他还用中国式的英文发布告示，重申具结贸易的主张。林则徐的行动在当时是得到一些比较客观的外国人的理解和同情的，在实行中，也在某种程度内起过孤立义律和英国鸦片贩子的作用。具结与反具结的斗争，成了虎门销烟后中英在处置鸦片贸易上争执的焦点。林则徐禁绝鸦片的事业和他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跟随义律抗拒具结的英国商船，从黄埔港撤出后，和缴清烟土尚未回国的鸦片趸船一起，退泊到九龙尖沙咀一带海面，新近从印度等地开来的英国商船，也奉义律禁止具结进口贸易的命令，聚泊在这里。林则徐给予5天期限，让他们选择来去二途。善良的愿望

当然不能感化奸诈的义律，5天过去了，尖沙咀一带的英船毫无驶离的迹象。半个月后，英船水手更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7月7日，一群英船水手窜到尖沙咀村酗酒作乐，无端挑衅，借酒殴打中国居民，其中村民林维喜被英国暴徒殴打致死。事发后，义律假惺惺地给予安抚，妄图以重贿换取村民承认“命案纯由误会发生的”。林则徐接获报告，立即派新安县知县查办，查明确系英国水手酗酒行凶，义律给付“买口钱”显系送贿捏报。林则徐查明案情，并研究了外国法律，确信“杀人偿命，中外所同”，理直气壮地坚持要义律交凶，然而，义律存心践踏中国主权，对林则徐的“笔谕口传，一概不理”，并竟于8月3日非法宣布在中国领海设立一个“具有刑事与海上管辖权的法庭”，由他们自己审案，并邀中国官员到场旁听，被林则徐理所当然拒绝，并宣布义律的“审讯”为非法，严正指出；死英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或可以不抵耶？

林则徐对义律拖延月余抗不交凶极为愤慨，为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于8月15日下令断绝对英商和澳门英商的柴米食物供应，撤其买办工人，并勒兵分布各处要口，实行戒严。义律决心退到海上，等候本国政府训令和援兵，采取战争行动。

恰在这个时候，从澳门退出的一只英船遭到3只

中国海盗船的劫掠，船上水手和乘客 8 人下落不明。26 日，留澳英商及家属全部乘船退出。为防止义律狗急跳墙，林则徐一面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一面争取澳门葡萄牙当局和外商，孤立顽抗的义律和英国鸦片贩子。他认为，摈弃抗法者，接纳奉法者，在外交上占有明显的好处，美国人进口贸易，澳门葡当局遵守法度，给予区别对待，不但使义律在各国商人面前输了理，对在华其他英商也会起到分化瓦解作用。

9 月 1 日，“窝拉疑”号和新来货船 4 只，驶至尖沙咀。九龙湾巡洋师船按照林则徐命令，严格查禁食物接济，密切注视英舰动静。

4 日上午 9 时，义律、士密等乘坐“路易莎”号，带着几只武装快艇从香港出发，开到我九龙山炮台附近海面，假装要求供应食物，向在该处防护炮台、查禁接济的大鹏营 3 只师船寻衅，声称半小时之后不供给食物，他就要击沉水战战船。半小时后，义律竟下令开炮轰击师船，当场击毙兵丁一名，大鹏营参将赖恩爵即令各船和九龙山炮台一齐反击，“展开骇人的轰击，并且打得很准”。九龙炮台也猛烈开火，集中打击义律的“路易莎”号，“打得顽强而相当准确”。顿时，19 发炮火打中主帆，轰得它在漩涡中滚转，英兵纷纷落水。激战两个半小时，英船败退，师船奋勇追击。下午 5 时，英舰“窝拉疑”号，武装鸦片走

私船“威廉要塞”号等赶来援助，也被击退。6时半，英船向尖沙咀方向逃去。战斗取得胜利。接连几天，林则徐“察看该夷动静，以筹操纵机宜”。

正当林则徐静观动向，思索对策时，16日，忽接澳门厅禀报义律恳求澳门葡总督代为“乞诚”的消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林则徐开始面对和英国侵略者进行谈判桌上斗争的新形势。

义律乞求和平，实际是个阴谋。九龙海战后，中国水师的巡缉更严了，尖沙咀英船的食物供应非但未能解决，而且愈发困难了。抗拒具结、交凶、缴烟，货物卖不出去，“广东天气炎热，各船中如洋米、洋布、棉花等，难免潮湿霉烂，业已怨怼同声”。黔驴技穷，义律眼看坚持对抗捞不到好处，只好侈谈和平论调，妄想取得喘息的机会，尽快卖掉那些潮湿霉烂的货物，调和内部合法商人和鸦片走私商人的矛盾。

林则徐当天就通知义律，表示可以在缴烟、交凶、驱逐烟贩和趸船的前提条件下达成和平解决。基于义律反复抗拒的教训，决定在“明有范围”的同时，做到“暗有把握”，即“临以重兵”，“直使该夷计穷心慑”，没有反复的余地。义律的确走到了谈判桌旁，并交了书面答复，表面上同意林则徐提出的三大条件，而实际上都是进行抵赖和狡辩，坚持不愿具结，只愿听候搜查，交凶呢？说是无法查清杀人凶手。

林则徐对义律求和条件的答复，当然不满意。但为了打破僵局，决定在具体问题上作些通融。关于具结，林则徐让了一步，允将“具结与搜查二事合二为一”，情愿遵式具结者，准予照常贸易，不必搜查；不愿具结者，应赴沙角接受搜检，果无鸦片，仍准贸易。若不遵式具结，又不肯接受搜查，限3日内回国，否则，定即驾驶火船，烧灭除害。至于交凶，“允许再展限10天”。

在等候义律答复的间歇，林则徐悠闲地为友人书扇。还写诗倾吐他禁烟到底的壮怀：

森森寒芒动星斗，光射龙穴龙为愁。  
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

为了避免义律推磨延误，并利用英国合法商人和鸦片贩子间“正不得齐心”的矛盾，打乱义律的阵脚，林则徐又将具结与搜查合二为一的新办法撰成告示，广为宣传。告示中，林、邓再次表示断绝鸦片百折不回的坚决态度，说：“本大臣、本部堂千言万语，无非必要断绝鸦片，若鸦片一日不断，即一日不肯歇手。此次尔等贩卖鸦片之念，直须永远断去。倘敢再图走私，定按新例正法，悔之何及。”

10月13日，义律表示，“此次所谕各事，远

职皆已洞晓，似不难循照，即行善妥办明”，并提议15日重开澳门谈判。14日，林则徐决定派余保纯等与义律再谈判。

然而，义律仍是玩弄花招，虽有已具结进口的英商从旁劝说，却还是毫不松口，会议三天，全无进展。到了20日，余保纯等曲解林则徐“具结与搜查合二为一”的方针，置三个前提条件于脑后，向义律妥协，达成了在沙角搜检英船的协议。

23日，林则徐接到余保纯等的报告，十分愤怒。义律在谈判桌上捞到便宜，气焰更嚣张，竟纠约英商数人到澳门开会，抗拒具结，并将凶犯解回本国。

28日，林则徐得到义律宣布将杀人凶手解回本国的通知和洋商劝导英商具结经过的报告后，立即决定驱逐英商回国，动兵围拿杀人凶手。林则徐的补救措施，使义律眼看捞到手的便宜又落空。图穷匕首见，义律终于露出侵略者的魔爪，把侵略战争提到日程上来了。他立即拜会英国海军驻华司令官士密，恳求他“即行采取您认为最好的步骤，以防止英国船只落到中国政府手中”。士密心领神会，当天便率领英舰“窝拉疑”号和续到的“海阿新”号起碇驶离澳门，向虎门进发。

具结和惩凶的外交斗争并没有画上圆满句号。摆在林则徐面前的新课题将是：如何对付英国为维护鸦

片贸易而进行的武力对抗。

正当中英双方围绕具结与交凶展开激烈外交战时，一个挑动侵华战争的阴谋，已在遥远的伦敦酝酿成熟。

林则徐禁烟的消息和谕令各国商人缴烟的文件以及义律的报告等都已传到或送达伦敦。

8月7日，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接见了那些和鸦片贸易有关的大亨们，给他们的印象是：预料政府要采取强硬措施，派出足量的海军，教中国感觉到海军的威胁。

但此时世界的正直舆论都认为中国禁烟有理，帕麦斯顿对此也不能不有所顾虑，而且他对中国还不了解。17日，他要义律“获取中国沿海贸易场所和东印度群岛中诸海岛的情报”。29日，义律的建议发动侵华战争的报告送达外交部。在鸦片贩子集团和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的推波助澜下，英国政府挑动战争的意向日趋明朗化。

9月23日，帕麦斯顿致书首相迈尔本，提出处理中英关系的6点实际问题。10月1日，英国内阁决定，“对1/3的人类的主人作战”，10月16日，帕麦斯顿根据鸦片贩子们描述的作战计划，正式把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通知义律，并说明了“纲要”，预定远征军于1840年3月到达中国海面。11月4日，将计划通知海军部，指示义律尽量

搜集军事情报。

英国伦敦战云密布，中国南海怒涛汹涌。11月2日，士密率英舰驶入沙角，两次要求林则徐放弃“攻击”英船，恢复一切供应，均遭林则徐拒绝。林则徐表示：只要义律交出凶手，水师便可考虑撤回，但士密说：义律曾再三声明并不知道凶手，如已查出，他早就惩办了。抗不交凶，中国水师当然理直气壮地坚守岗位。

11月3日中午，已遵守具结的英船准备报关入口，士密以武力横加阻挡，关天培正欲查究，士密竟下令“窝拉疑”号出其不意地炮击师船，炸毁火船一只，烧毙兵丁6名，关天培令开炮回击，英兵纷纷滚跌入海，双方激战一时许后，“窝拉疑”且御且逃。

4日夜里，英武装商船向官涌山营盘猛烈炮击，我军扎营得势，发炮反击，击退英船。8日，英船又发动进攻，有100余人抢上山冈，击伤兵丁2名，增城营把总刘明辉率兵打伤敌人数十名，把他们赶下海。9日，英船又想夺下官涌的胡椒角，刚发炮试探，便被守军击退。13日，10余只英船于傍晚时分驶近官涌，伺机偷袭，我军分5路，一齐开火，其中“多利”号连中两炮，仓皇遁去，1只探水的划船被击翻，其余英船见势不妙，争先折退。林则徐接连收到官涌山反击战胜利的捷报，兴奋异常。

接着，林则徐向外国商人重申“以生死甘结为断”，“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区别对待方针，他传令慰问已遵式具结停泊黄埔的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人员，保护安全并倍加优待，又饬属查明“皇家萨克逊”号的下落，保护和带往黄埔贸易。

林则徐决定停止英国贸易，这是在承认中国有必要发展对外贸易的前提下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他说：“贸易一事，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而义律之勾结士密等，虚张矫饰，玩法营私，该国以7万里之遥，其主若臣，未必围知情状，今他国通商如旧，而英国独停，若该国查察情由，系因图卖鸦片，抗违天朝新例，则内而自知理曲，外而颜面何存，彼亦不肯容义律等之诡计奸谋，以自坏200年来之生计也”。停止英国贸易，牵涉到英国的国计民生，势必迫使英国答应断绝鸦片，这样一来，就不难达到永杜烟患，扫尽疮痍的目的了。12月6日，停止英国贸易的决定开始实施。林则徐、邓廷桢遂于10日从虎门撤回广州。

自从5月底义律宣布禁英船进口贸易，到21日初林则徐停止英国贸易，整整半年过去了。义律拿在手上的气势汹汹地威吓中国的这块大石头，终于砸在自己的脚上。他一手造成了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和鸦片贩子集团深为焦虑的结果：除“担麻士葛”号

外，33只英船不得进口，卖不出货物，买不进茶叶。贸易的利益全被美国等国商人占去了。相反，中国的对外贸易非但未被损害，而且从白银外流转成内溢，各船商人带来了200万元的银币。

12月16日夜里，林则徐接到义律“求通贸易”的信件，表示“欲仍作正经贸易，凡事钦遵大清律例而不违本国制度”，企图在不具结、不交凶的情况下，含含糊糊地恢复贸易，使英商们得以重返澳门喘息。林则徐一眼看穿义律诡计：“此次具稟恳求，仍不过8月间伪作输诚伎俩”，他当即批复，揭露义律口谈“欲求承平”，大干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勾当，严正指出：“不许尔国交易，此皆由于尔之自取，并非天朝无故绝人。”“须知尔国制度，亦不能出天朝律例之外，……若违天朝律例，则永远不许贸易。”

林则徐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它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了。1840年1月2日晚上，林则徐接到道光帝谕旨，具结、惩凶的正义措施被明令废止了。林则徐几个月来为挽救民族危难的努力遭到了无情的否定。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反禁烟派官僚也加紧了破坏禁烟抗英斗争的活动。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利用道光帝急于禁烟收场的心理，奏请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以去林则徐的得力左臂。1月5日，道光帝准奏，命

邓为两江总督，林则徐移作两广总督。

2月3日，即旧历正月初一，林则徐接受邓廷桢送来的关防、印信，正式就任两广总督。邓廷桢也在几天之后离开广州，北上赴任。这天应是中国人民欢度新春传统佳节的日子，可是对林、邓二人来说，这是他们忧怀国事，痛伤离别的日子。后来，邓廷桢在赴闽途中，赋词倾吐了他的愁绪：

百五佳期过也未。但笳吹，催千骑，看珠海盈盈分两地。君往也，缘何意？侬去也，缘何意？

召缓征和医并至。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侬去也，心应碎！君往也，心应碎！

1840年开春，随着西南季候风季节的迫近，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工作日趋表面化了。1月16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国会发表演说，恬不知耻地叫嚷中国的禁烟使英商蒙受损失，触犯了英王的尊严。

2月20日，英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和义律为侵华的正副全权公使，同一天，帕麦斯顿向懿律和义律发出第1号密训令，指示侵华机宜，提出向中国勒索权利的条约草案，并附上海军大臣发给远征军海军司令的训令和他写的致清朝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副本。在“副本”中，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胡说中国官宪“迫害”英国侨民，“褻渎”英国女王，所以女王陛下才决定派海军前往中国沿海，要求“赔偿损失”和“昭雪冤枉”。还污蔑林则徐对“安分守己”的英国商民“横施强暴”，“污辱”赋有英王代表身份的商务监督义律，无理地提出赔偿烟价、“尊重”英国来华官员、割让岛屿给英国等三点要求，并恫吓说：英国政府决定用武力“作为这些要求的后盾”。

战争眼看就要实现了，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们最关心的是：确保推销纺织工业品、收买茶叶的稳固而“自由”的市场，鸦片贩子们最关心的是鸦片赔偿问题。4月7日，下院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和“英商在中国的损失，须达到满足的赔偿”的决议。从4月底开始，英国侵华远征军的舰艇陆续从好望角开普顿等地启程，开赴印度加尔各答集结，然后前往中国。

在广东，中英之间的武力对抗也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广州封港后，狡诈百端的义律，趁岁暮深冬，中国人民忙于除旧迎新之际，再次秘密潜入澳门，企图暗中买通葡当局，以澳门作为对抗中国的依托。2月4日，义律不顾警告，悍然调遣“海阿新”号驶入澳门内港。林则徐利用英葡之间矛盾，谕令澳葡当局限

期把义律和英商一起驱逐出境，否则，将暂停澳门贸易，澳葡当局却借口“中立”不加干预。林则徐决定停止澳贸易。

2月15日、20日，义律分别接到帕麦斯顿15、16号密训令。在此之前，在华外商就开始传播英国进犯中国的消息，林则徐也及时得到探报，但他认为英国发动战争的传闻，“本系恫喝，固不足信”，不过，为了“防其叵测”，他还是积极地进行守战准备。针对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林则徐提出了“以守为战”的方针，立足为守，即避敌之长，不与英军海上交锋。为了实现有效的防守，林则徐致力于加强敌人入侵时必经的海口、内河和山梁各要隘的防御工事，装配虎门各炮台，加强远攻火力。又在尖沙咀和官涌增设两炮台，置炮56门。在兵力部署上，也作了适当调整。“以守为战”还必须以战助守，针对英军远道而来，供应困难的弱点，决定采取夜袭火攻战术，翦除出海接济的汉奸船只，使敌不战而自困。考虑到可能有海上交锋，林则徐还积极筹造战船。3月间，建造了一批炮艇和许多小帆船，又仿照越南制成4只轧船。4月25日，又按欧洲船式修建成几只双桅船。

在林则徐的号令下，广州内外，秣兵厉马，紧张练兵。林则徐盼望广东官兵能尽快剔除积习，练成劲旅，手书一副对联，悬挂于演武厅上：

小队出郊垌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  
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

这副对联，措词磊落，充满冲天正气，激励着校场上练武的官兵们。

林则徐暂停澳门贸易后，葡当局出于自己的利益，拒绝义律等寄居澳门的要求，林则徐遂于3月初宣布恢复澳门贸易。义律退出澳门后，英船继续散泊外洋，一面廉价拍卖货物、鸦片，一面高价收买食品，加意招徕汉奸，“啖以倍蓰之利，则一蔬一薪，亦皆厚给其价，并以鸦片与之兑换，使之两获其利”。在义律的引诱下，沿海一带贪利亡命之徒，纷纷环集英船，接济英船，走私鸦片。出现这种断绝中英贸易后的私弊现象，严重影响了林则徐使敌自困的计划。针对这一情况，林则徐决定派出水勇，攻击焚烧汉奸船只，彻底断绝英国侵略者的接济来路。2月29日夜，分4队水勇，一举烧毁了大小船23只，沙滩篷寮6座，并生擒汉奸10名。3月2日，马辰亲自到广州向林则徐禀报长沙湾夜袭战况，林则徐十分高兴，认为“此次烧毁办艇，甚为痛快，不独寒奸之心，亦已落顽夷之胆矣”。经过整顿后的广东水师，战斗力已有很大的加强，但林则徐心里清楚，广东水师和英国海军相比，还是很落后的，必须大加改造装备。

临战前的局势是严峻的，中英贸易的断绝，查禁措施的实行，曾一度使义律和英商陷入“以布帆兜接雨水，几于不能救渴”的窘境。然而由于奸民的接济食物加上“继而觅诸山麓，随处汲取不穷”，使他们很快恢复故态。经过长沙湾被袭的教训，英船行动更加诡密，以防我兵火攻。这说明英船“最畏焚烧”，所以仍当“以所畏者设法制之”。他饬令沿海兵勇，注意捕捉时机，积极开展这种朴素的海上游击。

6月16日，英军武装汽船“马打牙士加”号抵达粤海。21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官伯麦乘载炮74门的旗舰“威里士厘”号抵澳门湾外，还有一艘炮位一层的军舰。22日，“陆续又来兵船7只，均不甚大，炮位也只一层，又先后来有车轮船3只，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较捷”。这一天，伯麦从“威里士厘”号上发出公告：

现奉英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告：从本月28日起，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进行封销。

英国资产阶级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

此时，“英舰连檣而来，或泊九洲，或赴磨刀，或赴三角外洋，东停西窜”。消息传来，林则徐饬令

沿海官兵，严阵以待。6月24日，林则徐向道光帝奏报了英军来粤和备战情况。25日，义律宣布英军对广州和珠江口的封销。为了有效地击退敌人的进犯，林则徐及时颁发了《英夷鴟张安民告示》，激励人民斗志，28日，英军5艘军舰一起开抵澳门港外。至此，英军在中国海面的兵力，共有军舰16艘，载炮540门，武装汽船1艘，运输船27艘，陆海军4000人。英军本来打算在封销珠江口后，破坏江面防御工事，进犯虎门要塞，以及将公文送往北京，后认为林则徐不好对付，没有执行。改派“布朗底”号把信送往厦门。30日继续封销珠江口。

7月1日，林则徐得英军离粤，赴浙、苏、津等消息，即嘱关天培：如英夷胆敢拦阻行舟，即当示以兵威，不容滋扰。并速报道光帝，咨文浙、苏、直隶等省，一体防范。

7月，广东没有发生战斗。原来，英舰自粤连檣北上，直趋定海，“布朗底”号于7月2日，窜入厦门内港，多次放舢板小船靠岸，均被击退，英军恼羞成怒，发炮轰击，打死打伤我兵丁20多人，击坏民房近20间。炮台奋力反击，英舰狼狈窜遁。与此同时，英舰主力已陆续集结浙洋，4日早上，4艘英舰驶入定海内港，定海毫无战守准备，水师总兵张朝发竟说：夷船被风吹来，恒有之事，无足惊讶。”致使

英军长驱直入，登陆据关山炮台，连夜轰城。6日凌晨，定海遂失，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丧命。

定海的失守，是清朝政府腐败政治所决定的。迷信“天朝声威”，可以“慑服蛮夷”的愚昧心理，长期武备不修，将不知兵，兵不知战，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又铸成他们对现实的麻木不仁，英寇入侵警报频传，竟毫无准备。战争爆发前，除福建由于邓廷桢的到来，作了抵抗准备，其余沿海各省在反禁烟派官吏的把持下，都对林则徐的多次建议置若罔闻。

8月4日，林则徐和怡良研究了定海失陷局势，当天起草密陈恢复定海机宜的折片，并建议道光帝允许并鼓励村民诛杀英军，收复定海。

随着英军攻占定海的消息传来，留在广东的英军也渐形猖獗。广东军民愤切同仇，6日清晨，澳门群众指引弁兵活捉了英国人士担顿，押往广州。9日，士密获悉，立即赶到澳门，叫嚷“将要采取强硬的步骤”，林则徐断然拒绝，并添调2000人进澳门防堵增援，配备炮火，操练水勇。

早已蓄谋进犯的士密，果然采取“最强硬步骤”，18日，3艘英舰窜至澳门港外，当晚，中国水师师船和运兵小船奉命纷纷驶进澳门内港，准备严加防堵。19日中午，英军出其不意地偷袭关闸炮台，由于我兵武器低劣，“回炮多不能及”，关闸被占，并攻新

庙，敌强我弱，损失较大。同一天，水师官兵和水勇在狮子洋上开始大规模的联合演习，整整两天，林则徐逐一亲加校阅，对兵勇们的高昂士气大为满意。校阅期间，林则徐重新规定赏格，又颁布了《剿夷兵勇约法七章》，详细制订战术战法，是当时条件下朴素的海上抗英游击战术的理论概括。

关闸之战的失利，大出林则徐意料。他对守军未能力战、失陷炮台又气又恼，一面札令易中孚等人对溃逃官兵“必得斩一二人以徇于军”，一面鼓励援兵“激发天良”，为国立功。关闸战后，英军放出谣言，某刻攻前山，某刻攻香山，甚至“欲犯虎门”，不少县、营官弁惊魂未定，纷纷求援，林则徐冷静分析局势，反对株守徒攻，主张主动出击。水师出洋，接连4日，未见敌人踪迹，“日来澳门、前山等处绝无动静”，取得“稍压夷氛”的效果，与敌海战的决心更为坚定。

31日，出洋水师连连击败英军1只火轮船和“架历”号舰，将“架历”号头鼻打坏，英军纷纷滚跌落海。9月1日，把总黄者华从矾石洋赶来报捷，但“众船会攻一船，既得胜仗而未能将船夺获，殊为可惜！”中国官兵和武装群众——水勇，虽然没有取得赫赫战功，但它雄辩地说明：中国尽管在定海战场败北，但在广东战场，有抵抗派指挥，和广大群众密

切支持配合，能够和已经抗击了凶暴的英军，为捍卫祖国的尊严作出了贡献。如沿海官吏都能像林则徐已经做到的那样，英军就难得逞。

英军攻陷定海后，立即大肆屠杀掠夺，城垣炮台及近城10数里之内，人民庐舍，无不残毁，几于鸡犬不留。7月6日，懿律和义律抵定海，接着，又宣布封锁宁波港口，并在定海城内设立伪政权。封锁宁波的英舰肆无忌惮地在甬江口劫夺沙船，且把抢劫范围扩大到其他沿海地区。11日、16日，英舰两次直窥镇海，均被击退。由于舟山群岛各岛居民的抵制，英军定于14日在定海开市的计划遭破产，食物和用水都遇到困难。28日，懿律、义律乘船先后驶离定海北犯，留下的舰船继续对甬江口和长江口实行封锁。

7月24日，定海失陷的奏报到京，道光帝当即下令革除乌尔恭额和浙江提督祝廷彪的职务，又令邓廷桢派福建舟师赴浙会剿英军。英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大出道光帝意外，他慌忙调兵遣将。这时反禁烟派造谣说：“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也有说是因“绝其贸易”引起的，于是，道光帝对林则徐的信任发生了动摇，在派伊里布赴浙查办时，特别指示他要密行查访“致寇根由”。沿海督抚害怕失事受斥，群起攻击林则徐的“肇衅”，高唱“议和”论调，道光帝害怕战火蔓延天津，于8月9日下令驰往天津

“筹防”的直隶总督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不必遽行开枪开炮。

8月11日，懿律等率英舰进迫大沽口，驶近口岸投书并要求购买食物，琦善害怕英军“藉词滋衅”，即满口答应代买食物。9月1日，懿律、义律复照琦善，坚持英国提出的各项勒索条件，琦善根据道光帝“随机应变，……设法劝说英军退兵”的旨意，于13日向懿律等表示：如同意南返粤东，则中国钦派大臣到粤会谈。懿律于15日复文琦善同意返回广州谈判。17日，道光帝接到琦善关于英军南返的奏报，“朕心嘉悦之至”，当即降旨，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事件，并飞谕沿海各省督抚，英船经过不必开放枪炮。18日，林则徐关于择日出洋剿办英军的奏报到京，被道光帝严切指责。19日，又令调查邓廷桢奏报厦门抗英一役军实。

随着道光帝态度的转变，主和派完全得势。为了替赴粤的议和活动打开坦道，琦善于20日上奏道光帝，吹嘘英军船坚炮利，中国断难决胜，并千方百计诬陷林、邓二人。

这时的道光帝对琦善所陈当然完全相信，对其所请无不依从。28日，下旨谴责林则徐禁烟抗英，“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

此为甚”，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两广总督由琦善署理。琦善自天津赶回北京听训后，于10月3日离京赴粤。同一天，道光帝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下旨将林则徐革职，并命林则徐折回，邓廷桢从福建前赴广东，以备查问原委。

形势急转直下，在军事上没有被英军的炮舰所打败的林则徐，却在政治上被主和派的谗言打倒了。

9月14日夜，林则徐知道英舰“至天津递呈，琦善奏入，奉旨准其呈诉，并将公文等件进呈”，心情十分沉重，“彻夕为之不寐”，担忧时局“若以一着之差，致成满盘之错，如何维挽耶？”允准英军“呈诉”，不准筹计制船造炮，朝廷的用心十分显然，林则徐怎不心寒呢？但他没有斤斤计较个人的荣辱祸福，为了“无伤国体，可敬后来”，打定主意，在不得不上表辞官的同时，也要“不识事宜”地力陈制船造炮的抗敌主张。22日起，林则徐化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写折稿，他一面自请处分，一面写了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的附片，大胆地陈述自己的抗英主张，理直气壮地驳斥了主和派攻击他的谬论，并建议“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海关收入的税银中抽出一部分来制船造炮，改变军事技术和装备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状况。

奏折和附片于24日拜发后，林则徐仍专心一意地加强广东的防务。29日，“午后赴箭道校射”，30日，“清晨出往小北门永康炮台燃放炮位”，同日，还决定拨调海珠炮台大炮加强虎门炮台的火力。这时，林则徐感冒生病，天天延医治疗。病中接到道光帝“欲盖弥彰，可称僨兵”的指责，并要他迅速驰奏水师出洋后接仗情形。9日，林则徐病愈，强忍心头郁愤，当晚提笔作复折，详细说明了广东抗英战略从“以守为战”向“出洋剿办”转变的理由，以摆事实的方式，婉转地反驳了道光帝“前后自相矛盾”的谴责。然而，道光帝以重治林、邓来换取英军退兵的议和方针早已决定，申辩是枉然的。20日，林则徐接到吏部公文，“知奉谕旨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以直督琦署广督，其未到之前，以巡抚怡暂行护理”。当天，林则徐交卸总督、盐政两篆，移送怡良。

林则徐被黜，“宦局旋更”，“夷务改换局面”。抵抗派和人民群众联合抗英的形势被破坏了。消息传开，爱国官兵、士绅和抗英群众都极为震惊和愤慨。送行时，人们共赶置52块颂牌，上书“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勋留东粤，泽遍南天”、“烟销瘴海”、“德敷五岭”等赞词，表示他们对林则徐领导禁烟抗英斗争的拥护、支持和他无理被黜的同情、惋惜。

林则徐怀着激愤的心情，清理书籍，理好行装，准备于26日动身。

快要离开广州了。紧张激烈的禁烟抗英斗争，把林则徐的心身和广州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是多么留恋啊！蒙受不白之冤，林则徐感到莫大的耻辱，他抱着忠君的观念坐受惩罚，在行动上没有反抗，也不敢反抗。他没有因为国家民族争命遭致无过被黜而后悔，他的民族气节也不曾因红顶帽的丢失而点上瑕疵。

## 第六章 革职流放忍冤屈

1840年10月25日夜，林则徐接吏部下道光帝决定革林则徐职，并“折回广东，以备查问差委”的公文，改变行程，连夜寻觅寓所。从这天起，林则徐便过着一个多月“羁滞羊城，听候查问”的生活。他毫无束手待“罪”之意，仍注意了解海上的敌情和广东的防务，观察着事势的变化，不时地向护理两广总督怡良提供建议，冀望怡良在议和的气氛中维持广东的抗战局面。

怡良暂行代理两广总督，第一件要处理的公事，便是奉旨撤兵。他心感不妥，又不得不执行。整整考虑了10天，才草出复奏折稿，但仍空着撤兵数字。

在琦善出面与英军议和的时候，浙江人民奋起对占领定海的英军展开英勇的斗争。16日早上，当地渔民1000余人，对抢夺一过路中国盐船的“风鸢”号英军“围而缚之”，活捉英军24人。定海青岭岙附近村民包祖才等，用锄头和渔叉伏击了上山测绘地形的英军上尉安突德一行，活捉安突德，解往宁波。

义律亲自到镇海索俘，主持浙江事务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和琦善同乞相求，表示愿意以礼相待英俘。1

1月6日，伊里布与义律达成浙江停战协定，英军便起程南返广东。这样，广东局势就更加危急了。英舰“窝拉疑”号先行抵粤，几天内接连截去8只中国盐船，9日，水师的阳右六号米艇被掳劫，船上官兵因有令不准开放枪炮，不敢回击。20日，懿律率英军自定海返抵澳门海面，第二天派“女王”号前往虎门递送咨文，并通知说英方的谈判代表已到粤，被沙角炮台守军开炮轰跑，这件事，在广州军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希望再战，怡良也气愤不已，“彼若果来犯，仍须开炮”。而澳门新闻也报道英侵略者的战争叫嚣，说什么琦善之来，不过是拖延之计，“非用武不能了事”。林则徐敏感到“逆夷惑于谎言，恐有先下手为强之意”，提醒怡良：在琦善到来之前，和英军交战，对抵抗派十分不利。“贸然开一二炮，则来者转有所借口”，因此建议各路官兵，加意严防，但不先下手。这个时候，虎门口外，战云密布，从24日起，懿律带领英舰陈阵于穿鼻洋上，妄图以沙角炮台轰击送信船为借口，进行武装挑衅，叫嚷要攻打虎门，追究轰击“女王”号事件。

在这种情势下，琦善于11月29日进入广州城。一到广州，琦就深怪官兵妄动，破坏议和气氛，派人前往“登舟服礼”，又亲自起草文稿，向英军声明“擅先开炮，原由兵丁错误”，无疑给爱国官兵当头

泼下一盆冰水。义律正式提出议和的 14 项条件，包括讨还“烟价”、“兵费”、“引欠”，割地一处，开放口岸 6 处等等，叫嚷“如有一条不从，即攻打虎门、香山等处。

为促使英军“早就范围”，琦善“一切力反前任所为”，撤去海防兵丁，遣散林则徐招募的数千壮勇，拔除横档前后的江底暗桩。义律见琦善撤防散勇，心中暗喜，便使出讹诈的惯技，“一启口而即言打仗”，吓唬琦善，又假惺惺地作出一些“让步”，如同意退回所掳师船、盐船，削减“烟价”数字，给琦善一点甜头，诱引他步步就范。经过讨价还价，双方在“烟价”问题上达成一致，从 2000 万逐次降为 600 万。通商一项，义律坚持要定海、上海二地，声称不满足要求便打仗，形势变得十分紧张。

1840 年 12 月 26 日，义律不满琦善在通商地点上的固执和拒绝面谈，发出强硬照会，限琦善 28 日零时以前对议和条件作出圆满答复，否则“藉兵法办行”。恰好这一天，琦善发出复照，诉说他的苦衷，说明“自古君尊臣卑，中外一理”，“身为臣下，断不敢稍自专擅”，答允给予二处贸易码头。义律改变立即打仗的主意，于 29 日照会琦善，坚持“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并约他到澳门相晤，1841 年 1 月 2 日，琦善复照，表示不能赴

澳面谈，给地寄居向无此例。

1月5日，义律对琦善推托大为不满，立即照会，宣布“相战之后”“再商讲和”，英军总司令伯麦也同时下了战书，并限于7日前作出答复。琦善慌了手脚，7日上午8时，义律、伯麦没有接到回文，遂对虎门发起进攻。英军兵分三路，袭击虎门第一户——沙角和大角炮台。8时半，英军陆战队从鼻湾蜂拥而上，英舰向大角、沙角炮台猛烈炮轰。攻破大角后，合力猛攻沙角炮台，清兵终因寡不敌众和武器陈旧，抵挡不住英军攻势，被迫登上山顶，占据后山，守台官兵大批阵亡，陈连升身先士卒，慷慨捐躯。其子陈长鹏惨遭破腹，含恨阵亡。经过近一天血战，沙角炮台终于陷落敌手！

1月8日，义律、伯麦提出兵条件五款，要求“寄寓”沙角等等，9日，英军围困虎门镇远、威远、清远等炮台，义律带来口信：打平炮台，即赴省城，再与琦善商议。战争一触即发。11日，琦善答应“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更换沙角，其余悉照原议，另行说定。义律当即回文，提出外洋“寄居”（即割让）地点为尖沙咀、红坎即香港等处。13日，琦善要求义律在缴还定海后始恢复广州通商，14日，义律同意通知定海英军撤兵，退还沙角、大角二地，换取琦善将尖沙咀、香港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

贸易之所”。15日，琦善表示除尖沙咀、香港两处“止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外，一切照办。16日，义律答应放弃尖沙咀，“以香港一岛接收”。并提议将历次议妥条款，“汇写盟约一纸，以俾两国和好永久”。至此，一切条件均已谈妥，只差正式手续尚未办理。

英国侵略者和中国主和派都在欢庆自己的“胜利”，然而，他们全都高兴得太早了。首先挨到当头棒的是琦善。21日清晨，他被人从甜蜜的梦境中唤醒，跪接一道皇上严厉批斥议和的谕旨：

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4000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倘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

道光帝突然又倾向主战，削职听候发落的林则徐、邓廷桢被请出来“协办夷务”了。

琦善接旨后，不得不请林则徐、邓廷桢出来会商。

林则徐悲喜交集，百感丛生，喜的是终于有了报效的机会，悲的是两年来苦心经营的抗英设施被琦善破坏了，怕的是琦善当道，自己虽有“协办”之名，而无上奏之权，“倘以阻挠军情密劾，又安敢尝试乎？”而且道光帝虽表示“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然后之果否游移，仍属难料。这使他不由感到矛盾、苦闷、惶。22日，是旧历岁暮，除夕欢宴，没有给他带来欢乐，他一气吟赋了四首五言律诗来表达苦闷、压抑的心情：

病骨悲残岁，归心落暮潮。正闻烽火急，休道海门遥。蜃市连云幻，鲸涛挟雨骄。旧惭持汉节，才薄负中朝。

此涕谁为设？多惭父老情。长红花尽袅，大白酒先倾。早悟鸡虫失，毋劳燕蝠争。君看沧海使，频岁几回更？

幸饮仁水，曾无陆贾装。通江知酱，掷井忆沈香。结终无赖，羁縻或有方。茹荼心事苦，愧尔颂甘棠。

朝汉荒台古，登临百感生。能开三面垒，孰据万人城。杨仆空横海，终军漫请缨。南溟去天远，重镇要威名。

27日，琦善和义律仍然私下密商“善定事宜”条款，同意割让香港，进行卖国活动。31日，琦善酌定善后章程4条，送交义律。2月1日，义律和伯麦在香港赤柱贴出告示：“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林则徐等发起召集爱国士绅，声讨琦善，坚决要求痛剿英国侵略军，收复香港。敦促怡良终于下了决心，上奏揭露琦善擅自出卖香港的罪行。9日，琦善接到道光帝把他交吏部严加议处的谕旨，命令他统辖广东官兵，先行分布要隘，按段拒守，待大兵到粤，“奋力剿除，以图补救”，但他仍与义律签约事宜，准备20日前正式签字。13日，琦善接到道光帝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赴粤主持战事的谕旨，才感到势头不妙，有所收敛。15日，慌忙将未签字盖用关防的条约文本退还义律。

林则徐帮助怡良揭露琦善私割香港的卖国罪行后，一面急切地等待道光帝的决定，一面担起“协办夷务”的责任，筹划防守。但是，16日折差带回的谕旨使林则徐大失所望，道光帝一面称“昨复派奕山、隆文、杨芳带兵赴粤剿办，势难中止”，一面又同意琦善“设法羁縻”，说“该大臣冒重罪之名，委曲从权，朕已鉴此苦衷”。大兵未到，“羁縻”依旧，在这种谬妄的政策下，岂不只有束手待毙？

这时，英军正在澳门海面紧急集结，义律已经决

定发动战争，迫使琦善在《善定事宜章程》上签字。琦善不得不派刚到达的贵州兵1000名，湖南兵900名，会同粤省兵700名，装出抵抗的姿态。然而，这已经太晚了！25日，英舰18艘顺利突入虎门，首先把横档、永安两炮台守军团团围困了，根本无法运兵增援。26日拂晓，英舰向虎门各炮台发起总攻击。中午，横档、永安两炮台遂告失守。接着，英舰集中攻击靖远炮台及两侧的镇远、威远炮台。下午2时，守军阵亡大半，英军乘势登岸，直扑炮台。关天培不幸以身殉职。靖远、镇远、威远失陷后，大小虎山守军不战而退。虎门保卫战悲壮地失败了。

第二天，虎门失陷，关天培、麦廷章殉国的噩耗传来，林则徐悲痛欲绝。他挥泪含痛为关天培、麦廷章撰写了一帧挽联：

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英军攻破虎门，溯珠江而入。27日，直攻乌涌卡座，轻易地摧毁了乌涌土炮台。琦善束手无策，英军步步深入。3月1日，英军又攻占了州炮台，广州垂危！3日，琦善急令余保纯赶到黄埔求和，竟同意律提出的、比《善定事宜章程》还要苛刻的《

兵条款》，义律喜出望外，答应停止进攻3天，等待琦善在卖国契约上盖用钦差大臣关防。

林则徐坚决反对琦善的乞和行径。决定出资自雇壮勇出来应敌。“督催壮勇，共得560人”，广州爱国士绅、商人也纷纷捐资雇勇。一位爱国士绅主动代付广益行雇募壮勇300的雇资。就在林则徐积极捐资雇勇，组织民众保卫广州的时候，3月5日，道光帝派来的参赞大臣杨芳驰至广州，义律和琦善秘密达成的《兵条款》，因不能如期盖用公印而失败。

12日，道光帝接到怡良揭发琦善割让香港的密奏，决定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行讯问，所有家产查抄入官的谕旨到粤。13日，琦善及鲍鹏等卖国贼在副都统英隆押解下，离开广州进京。

林则徐反对琦善割地乞和的斗争，是他被革职之后，坚持抗英爱国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参赞大臣杨芳在清廷武员中算是一位“久历戎行”的宿将，道光帝特调老将出征，寄以莫大的期望。然而，杨芳是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屠夫，广州的危局不但没有解除，反而更加严重了。3月14日，英军进犯香山县，炮轰县城，16日，义律决定摧毁广州城外一切工事，进击广州。此时的林则徐，又回到琦善当道时的处境了，他再次奔走羊城，忙于战备。18日，英军源源驶往广州，猛击两岸城厢，

攻破诸多炮台，下午4时登陆占领商馆。19日提出恢复通商为休战条件，杨芳等决定接受。21日，英船陆续退出广州。休战后，义律通过恢复贸易大捞了便宜。休战后的半个月中，林则徐沉默了。“身同羈縶”，他为杨芳没有利用休战的机会加强战守而濒于绝望，归田隐居的情绪如涛涌现，连梦中也呈现和家人一起度过庾岭还乡的情景。4月8日，正值郑夫人生辰，他想到鸾飘凤泊，家室苍茫，和自己留滞羊城的痛苦，写下了两首七律《辛丑三月十七日室人生日有感》：

敢将梁案举齐眉，家室苍茫感化离。\$  
度岭芒鞋浑入梦，支床蓬鬓强临歧。\$  
剧怜草长莺飞日，正是鸾飘凤泊时。\$  
婪尾一杯春已暮，儿曹漫献北堂卮。

偕老刚符百十龄，相期白首影随形。\$  
无端骨肉分三地，遥比河梁隔两星。\$  
莲子房深空见蕙，桃花浪急易飘萍。\$  
遥知手握牟尼串，犹念金刚般若经。

4月10日，林则徐突然接到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的来信，约他面商大计。这时的林则徐，心中

又燃起了希望，他冀望自己的抗敌主张能够打动奕山，便竭尽心思，写出了一份长达2000余字防御粤省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林则徐的抗英经验之谈。然而奕山根本没有也不可能采纳林则徐的建议，无异于对牛弹琴。

自削职以来，林则徐怀着抗敌救国的热忱，向当权者献策，一次接一次地遭到冷遇，他毅然催促怡良揭露琦善卖国行径，捐资招募壮勇，备办火船，也无补于广东时局的垂危。向奕山提出抗英方策，不顾当事者是否采纳，在他看来，这就是鞠躬尽瘁，尽了臣职。所以，当上书奕山被冷落之后，他想的还是如何以“一片赤诚”去感动这位“靖逆将军”。不巧因受凉感冒，身体不适，他几天都未出家门。5月1日，便接到道光帝命令他离开广州的谕旨：

著祁士贡、怡良传知林则徐，赏级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省，听候谕旨！

滞居羊城的沉闷日子终于过去了，赴浙江前线效力的愿望实现了，他感到兴奋，“伏地叩头，恭谢天恩”，立即打起精神，整理行装，准备北行。

1841年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州，一路上，他注意了解浙海前线情况，“益愤怀于激忱”。也在

5月3日，道光帝下令伊里布来京候旨，两江总督由裕谦接任。裕谦于15日接旨后，即函嘱刘韵珂来镇海驻扎，以便回苏接任。下旬，刘韵珂从杭州来到镇海军营，裕谦才起程北上。这时，他还不知道林则徐奉旨赴浙一事。1834年至1836年间，裕谦和林则徐结识共事，过从往来，引为知交。林则徐对于裕谦，素来尊重，在反侵略战争中，更是肝胆相照。

6月7日，林则徐来到浙江肖山县义桥坝，这时他才知道裕谦已于半个多月前由镇海回苏接两江总督新任，而刘韵珂则从杭州至镇海驻节。省里已没有可以代奏之人，于是他临时作出决定，眷属继续前进，在杭暂住，自己取道径往镇海军营。

6月10日，林则徐至宁波，急切地向他们询问前线铸炮备战情形，委托冯登府代为搜集铸炮的文献资料。下午，与前来迎接的巡抚刘韵珂、提督余步云等在舟上见面，并一道抵达镇海。他不因自己“悬而无薄”而置身局外，第二天便登上招宝山，察看新旧炮位，第三天即到镇海炮局“与局员议铸炮演炮事”，并把他从广东带来的《炮书》，“检讨此间炮局，以资参考”。

14日，刘韵珂把裕谦请旨给林则徐差使的奏稿，交给林则徐阅看。林则徐对裕谦派给他的差使是心满意足的。虽然道光帝的旨意如何尚未可知，他还是积

极地参予策划镇海的防堵事务。连日来，他“日乘竹兜，渡大浃，登高陟险，指画守御之方”，与刘韵珂等“将镇海口内外情形历勘详度”，着重考察各炮台地利形势，检查添筑防御工事。林则徐还积极参加研制大炮、战船。

6月30日，林则徐接到裕谦来信，信中录寄一道“廷寄”，廷寄宣布了道光帝本月15日的命令，这道谕令清楚地表明，道光帝虽然在抵抗派的要求下，把林则徐派到浙江，但仍无意重新起用他。尽管如此，林则徐仍一如既往，精心组织备战活动。

林则徐身在镇海军营，心里念念不忘广东的抗英斗争。到镇海的第三天，接到广东友人来信，获悉5月21日夜，广州大获全胜，十分高兴。6月17日，他接到怡良的来信，才知道5月22日以后，英军“复肆猖獗，继仍乞和”，不过，由于关山的阻隔，林则徐此时不可能了解奕山指挥的清军在这次战役中大遭惨败的真相，不清楚怡良所称的英军乞和实际上是奕山投降，也不知道三元里人民奋起抗英，狠揍了英国侵略者，更想不到这个战役的结果，还会对他的前途和命运发生重大影响。

7月13日清晨，裕谦刚刚从江苏赶回镇海，准备从容布置防剿事宜。他“意中将倚(则徐)为左右手，一到便找林则徐商议。林则徐对老朋友的到来，极为

兴奋，和裕谦放怀痛叙衷肠。就在这天下午，道光帝将林则徐流放伊犁的谕旨送达镇海军营。裕谦被这突如其来的悲讯怔住了，他为老朋友的境遇痛感惋惜和同情，为自己“失谋主”而心怀惆怅。林则徐在傍晚从刘韵珂处得知这一旨意。献身无路，报国无门，此景此情，除了悲愤，还是悲愤！

第二天，他乘舟告别了披沥奔驰了整整33个昼夜的镇海，结束了令人难忘的军营生活。

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踏上赴戍途程，17日，到杭州，准备稍事停留，等到伏尽，再启程赴戍。

这一次，他的老战友邓廷桢也被放逐伊犁。共同的遭遇，把他俩的心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他俩相互通信，倾吐心怀。约定守候秦中，同行出关。

林则徐滞留杭州，故友、旧属纷纷赠诗相送，精神上得到莫大的慰藉。

张珍泉10年前曾被谪戍新疆，绘有《梦月听诗图》，曾向林则徐索题，因政事繁忙，“冗中仅题额应之”。此时重晤，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这一次，林则徐把自己的情感溶化在题诗中：

……\$

诗梦俄惊梁月堕，边心遥逐塞云愁。\$

谁知卷里濡墨客，垂老凭君问戍楼！

林则徐还向他询问西陲的许多情况，张珍臬“以和泰庵尚书在伊犁著《三洲辑略》稿本”借予林则徐随带出关，并赠诗6章，林则徐和诗感谢，并抒发自己对国事的忧虑：

不信玉门成畏道，欲倾珠海洗边愁！\$  
临歧极目仍南望，蜃气连云正结楼。

8月暑退伏尽，林则徐带着眷属从杭州动身，拟由江苏、河南经西安，西行出关。途经京口时，巧遇老友魏源。魏源对老朋友壮志未酬、无端被贬感到无比愤慨，在著名的《寰海》组诗中，他怒斥投降派对林则徐的诬陷、迫害：

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  
已闻狐鼠凭城社，安望鲸鲵戮场疆！\$  
孰使卉皮轻节钺，只因薏苡似珠琪。\$  
不诛夏览惩贪师，枉罢朱纨谢岛夷。

林则徐和魏源自江苏话别，已易6个寒暑。此次相见，他俩对榻叙怀，披肝沥胆地交换意见，举杯消解郁积

的忧思。他们情投意合，聚精会神地交谈，直到东方发白。在依依惜别之际，魏源赋诗二首，赠给正在走向戍途的林则徐：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萍。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 。

几天之后，林则徐来到扬州。这时，他接到道光帝 8 月 19 日的谕令，要他从遣戍途中折回开封祥符工地，襄办河工，“效力赎罪”。奔腾咆哮的黄河，又制造了一次大水患！8 月 2 日黎明，冲决了开封府城西北 10 余里南厅祥符汛 3 1 堡的堤防。滔滔洪水，一泻千里，开封府护城堤被冲溃，水发第 8 天，城墙坍塌，动逾数十丈，“城中万户皆哭声”，消息传到京师，朝廷震惊。道光帝命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

新任东河河道总督王鼎没有治水经验，他顾不得林则徐日夜兼程，事事找其面商，林则徐“追随星使（王鼎），朝夕驻坝”，“日夜坐于士卒同畚鍤”，以致“奔驰成疾，既发鼻衄，又患脾泄”，但王鼎极需

他的襄助，“遂不得不勉强支持”。

正当林则徐全神贯注于堵口工程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又气势汹汹地挑起战火，前线失利的军报一次又一次传到工地。厦门、定海、镇海、宁波连连失陷。闽、浙沿海的失事，故人、僚属的阵亡，令林则徐悲痛欲绝。他多么殷切地希望能够重返抗英前线啊！但是，他也明白这只是一个空想。这年冬天，林则徐上书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力陈船炮水军之不可已”，但牛鉴仅以空言敷衍，并不采纳实行，他伤心已极，决定守口如瓶，不再言事。

然而，林则徐在东河工地的处境也是十分困难的，作为“效力赎罪”的“罪臣”，他的地位很低，更谈不上有决策的权力。虽然王鼎信得过他，但是工地上的贪官污吏对他的诽谤攻击有增无减，他眼巴巴地看着贪污横行而无权制止。王鼎对林则徐在祥符大工合龙工程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十分明白，他奏报道光帝：“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希望能按往常惯例，论功行赏，重新起用，最少也可以将功折“罪”，赦免流放。可是，早已倒向主和派阵营的道光帝，根本不理睬王鼎的奏荐。在庆贺祥符堵口河工告成的宴会上，王鼎请林则徐居首座，一起放怀痛饮。忽传旨到，“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王鼎和其他正直的官吏都为这不公道的处置忿忿不平，林则徐镇静自

若，他抱着“君恩难忘”的观点，承受了这一打击。

林则徐从祥符工地起程，王鼎相送于河干，两人依依不舍，王鼎更是老泪纵横，涕泣不已。林则徐感慨难言，赋诗两首相赠：

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羈臣怅荷戈！  
精卫原知填海误，蚊 早愧负山多。  
西行有梦随丹漆，东望何人问斧柯？  
塞马米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

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  
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  
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上方！

离开祥符，林则徐于4月中旬来到洛阳。他的姻亲叶申芑在洛阳任河陕汝道，臆切留住数日。

5月中旬，林则徐抵达西安。由于“河上积劳，感受时瘟，顿成疟疾”。到西安后就卧床不起，“呈请病假，因就地赁屋侨居”。经过两个月的“缠绵医药”，“疟始渐止”。

8月11日，天空放晴。林则徐告别妻子、家人，登程赴戍。行前，口占二首志别：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  
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  
风涛四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  
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19日，传来镇江失守的消息。几个月来，他在病中，很少得到东南的消息，战事的发展变化他一直蒙在鼓里。6月16日，英军突破陈化成的顽强抵抗，攻陷吴淞口炮台，19日进占上海，他竟无从得闻，镇江的失陷怎不使他大吃一惊？！道光帝把林则徐像敝屣一样的遗弃了，他的名字在政治上消失了，他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及时掌握战情变化的情报，只有从友人私下来信中得到一点消息。9月3日，林则徐长途跋涉，来到兰州。当地官员热情慰留，他决定在兰州暂事休息数日。在兰州期间，他风闻江南议和，英国侵略者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但他不知道清廷已屈膝投降，签订辱国的《南京条约》，还以为是英国侵略者战败求款呢！在《留别海帆》一诗中，他说：

慷慨论兵忠愤气，殷勤赠别解推情。  
近闻江海销金革，休养资公翊太平。

9月11日，林则徐在嘉峪关内下车，然后换骑策马出关。13日，到玉门。他接到邓廷桢自伊犁来书，知道老友已为他的到来寻觅寓所。林则徐多么希望能早日和邓廷桢促膝谈心啊，他以诗代书，告诉邓廷桢：

与公踪迹靳从骖，绝塞仍期促膝谈。  
他日韩非惭共传，即令弥勒笑同龕。  
扬沙瀚海行犹滞，雪穹庐味早谙。  
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江南！

自己不幸的遭遇可以自宽自慰，可是江南被敌蹂躏又怎能忘怀呢？故又说：

中原果能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

假如能把英军赶出去，国内没有战事，两个老头在边疆呆一辈子也无妨。

离凉州以后，天寒地冻，偶遇飞雪。从安西州向西，更是雪飘万里，积素迷天。渺漫的雪景酷似变幻不定的时局，林则徐感触而作《途中大雪》诗：

积素迷天路渺漫，蹒跚败履独禁寒。  
埋余马耳尖仍在，洒到乌头自恐难。  
空望奇军来李 ，有谁穷巷访袁安？  
松篁挫抑何从问，缟带银杯满眼看。

12月10日，林则徐走完了悲凉的赴戍途程，来到祖国西陲的伊犁惠远城。从1841年7月14日离开镇海赴戍，至此历经一年又近5个月的时间。扣除折回东河效力、病疴留西安等曲折的情节不计，仅从西安出发到达伊犁一段戍程，亦走了4个月又3天，风刀霜剑的打击，病躯衰龄的缠磨，并没有把这位爱国老人难倒，在政治上消失了名字的林则徐，以诗歌和书信形式顽强地表现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抵抗外国侵略的政治势力的存在，这难道不应该看作是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中华民族反抗精神的一个象征吗？！

伊犁，我国著名的边城，西陲的重镇，战略的要地。

林则徐到达惠远城的当天，邓廷桢、庆辰等赶来迎接，陪同进城，安顿下来。伊犁将军布彦泰派给林则徐的差使是“掌粮饷处事”，他决心为戍边事业多做一些好事。但是，由于“衰龄病骨，风雪长征”，林则徐的身体十分虚弱，布彦泰关照他，让他安心调养，他深感内疚。

养病期间，林则徐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尽管布彦泰慷慨借给邸抄，获取消息，但林则徐还是感到不满足，因为“此间京报，须遇回折之便，由驿带到，大约以两月为度，而将军、参赞看毕送来，则又隔数日矣”。不少消息他还是先从家人及友人书信中得到的。

林则徐首要关心的是朝廷和战的动向。《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统治集团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从对抗走向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开始转折。“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廷逐渐起复投降派，压制抗英斗争中的抵抗派，正是清朝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决定的。林则徐当然不明白这一点，他从传闻中得到的仅仅是一些直观的现象。

1843年1月29日，转瞬之间，林则徐在伊犁迎来了第一个除夕，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北国边塞度岁，他的心情特别激动，三年来的行踪一幕幕映过脑海，他对自己的所作并没有后悔，怀念的仍是危难的祖国。有诗为证：

流光代谢岁应徂，天亦无心判菟枯。  
裂碎肝肠怜爆竹，借栖门户笑桃符。  
新缘幡胜如争奋，晚节冰柯也不孤。

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

除夕过后，大地回春，西陲伊犁也渐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林则徐的精神比旧腊强多了。在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林则徐和邓廷桢相邀欢灯对饮，又出门步月，使他“逐客愁怀对酒消”。春暮时节，林则徐和邓廷桢兴致勃勃地到绥定城看花，饱尝了它的风貌，即兴作词一首：

绝塞春犹媚，看芳郊清漪漾碧，新芜铺翠，一骑穿尘鞭影瘦，夹道绿杨烟腻，听陌上黄鹂声碎，杏雨梨云纷满树，更频婆新染朝霞醉，联袂去，漫游戏。

曾在广东禁烟日子里风雨过从的老友豫 ，也被贬谪来到伊犁。林则徐同他载酒游药园，心中填满无限感慨！

8月23日，林则徐和邓廷桢、文冲在豫 的寓所度过七夕之夜，他感时伤情，作七绝三首，其中一首是：

漫道星桥彻夕行，汉津波浪恐难平。  
银潢只见填鸟鹊，壮士何年得洗兵？

抗敌不成，报国无门的悲愤，恐怕银河的波浪也难平静，鸟鹊为牛郎织女相会搭成桥，壮士重上战场杀敌报国的宿愿哪年能实现呢？

如火如荼的抗英斗争，他少有余暇，动笔不多。而如今，压抑在胸中的爱国激情，使他“诗情老来转猖狂”，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此时，抵抗派被完全打下去了，再也不能对议和派的卖国活动构成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8月1日，道光帝决定首先释放邓廷桢入关。9月10日，邓廷桢起程进关，林则徐赠诗送别：

得脱穹庐似脱围，一鞭先著喜公归。  
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  
漫道识途仍骥伏，都从遵渚羨鸿飞。  
灭山古雪成积水，替浣劳臣短后衣。

回首沧溟共泪痕，雷霆雨露总君恩。  
魂招精卫曾忘死，病起维摩此告存。  
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  
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

邓廷桢的赐还放归，触动了林则徐的思归之情。

不久，文冲也获释入关归养。“天涯同是伤心侣，

目送归鸿泪满巾”。林则徐望着入关的人群，心潮起伏，不能自己。

1843年11月30日，张际亮客死北京，林则徐对这位力主禁烟抗英、不断寄书伊犁传递消息的知己之死，写下《哭张亨甫》一诗，表示深切的悼念：

尺素频从万里贻，吟成感事不胜悲。  
谁知绝塞开緘日，正是京门易箠时！  
狂态次心偏纵酒，鬼才长吉悔攻诗。  
修文定写平生志，犹诉苍苍塞漏卮。

1844年5月28日，王鼎暴卒。林则徐回想往事，悲恸万分，作挽联云：

各位显韩城，叹鞅掌终劳，未及平泉娱几杖。  
追随思汴水，感抚膺惜别，还从绝塞恸人琴。

国事日非，林则徐的心情更加沉重。门生戴 孙先后来过几封信，附赠诗作多首。“穷荒无与共赏”，林则徐每每情不自禁地拿出来独自诵吟，又痛楚地放下。

林则徐到伊犁后，一直处在病中。但他并未气馁，认定“虽毡庐雪窖，心安亦可为家！”他借助带来的

几车书籍，“摊残帙于打头屋里”，研读文史，特别是新疆的边防史地。致力于研讨新疆的历史地理沿革。在祖国西陲边塞读史，林则徐具有和往昔不同的亲切感。同时，他还研究屯田备边的历史经验，着重了解清代在新疆屯田的情况。

1843年9月，林则徐从邸抄中获悉，前河南粮道淡春台因招募眷民100户赴巴尔楚克屯田，道光帝于7月20日下旨赏给六品顶戴，准予释回，觉得这是他为西陲屯田戍边效力的可行办法。林则徐经过深思熟虑，主动地向布彦泰提出捐办阿齐乌苏垦地的要求，得到布的采纳。这年冬天，林则徐组织当地民众，开始阿齐乌苏废地的初垦。

一年多来，林则徐的病体并未见复原，他抱病捐办阿齐乌苏垦地，认修龙口工程，充分体现他关切边疆开发事业的爱国热忱。这年冬天，原来特派履勘新疆各城堡地的伊犁参赞大臣达洪阿引疾开缺，恰好布彦泰报林则徐等捐办阿齐乌苏垦地完竣的奏折到京，道光帝遂下旨命布彦泰传谕林则徐赴南路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勘。能够得到为西陲备边防边贡献余力的机会，林则徐“实为梦想不到”，使命是艰巨的，“事体既属繁重，道路又复绵长”，但林则徐毫不犹豫，决心“短衣携得西凉笛，吹彻龙沙万里秋”。

途经乌鲁木齐期间，林则徐接到关内及伊犁等地

友人的来信，使他了解到许多近事。对战败赔款，朝廷经费拮据，深感忧愤。下面这首诗，表示他对当时的银贵钱贱趋势的加剧深切关注：

漫将羞涩笑羈臣，此日中原正患贫。  
鸿集未闻安草泽，鹃声疑复到天津。  
纷看绢树登华毂，恐少繻流度羽巾。  
海外蚨飞长不返，问谁夜气识金银？

3月下旬，林则徐会同全庆首先查勘了库车的垦地，至6月，“已将六城地亩完行勘完，陆续呈请将军具奏”，便沿着先前来南疆的路线回头向库车进发。7月8日，林则徐到布古，与全庆会勘喀喇沙尔垦地后，便折赴吐鲁番听候谕旨。9月接旨，命续勘伊拉里克垦地。10月1日，自吐鲁番至托克逊，6日前往查勘伊拉里克续修水渠工程。他先后亲历查勘的八城垦地，达68.97万亩，行程3万余里。10月底，他又续奉谕旨，会同全庆前往哈密查勘塔尔纳沁垦地。在勘垦过程中，林则徐目睹沿途大部分地区得不到开发，曾经十分痛惜地感叹说：南八城如一律照苏松兴修水利，广种稻田，美利不减东南。

勘垦之外，林则徐还为边疆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在产棉地区倡导使用纺车，把内地汉族人民的纺

纱技术向少数民族推广，这对边疆一些落后地区改进棉纺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

林则徐周勘天山南北各城垦地，虽然和削职之后在广州“协办夷务”、在浙江镇海军营及东河祥符工地“效力赎罪”一样，无权列衔上奏，但他仍以认真求实的态度，默默无闻地实干着。

这个时候，清朝统治集团的对外投降活动，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了定局，投降派人物也一个接一个地重新起用。为了缓和与抵抗派的矛盾，1845年10月29日，道光帝同意释放林则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 第七章 陕甘云贵献余生

1845年12月中旬，林则徐结束周勘新疆屯田事务，从哈密启程返京。入嘉峪关之前，他在途中接到道光帝命令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

1846年1月，林则徐抵兰州，接署陕甘总督。在此之前，甘肃凉州、青海一带发生藏族部落劫掠官厂、边民牛马、杀戮官弁的事件多起，引起清廷震动，林则徐遂奉命驻扎凉州查办。

林则徐驻扎凉州时，藏族武装队伍已经转回青海河南一带，局势一时平静。为了筹划春天雪融后的军事行动，林则徐从凉州移驻湟中，于1846年3月2日抵达西宁。在此前后，官兵先后逮捕了配合藏族武装起事的藏、汉义民板什夹、王吉才等人，林则徐檄令解赴西宁审办。由于到西宁后添受风寒，“咳嗽不止，竟至失音……”，林则徐不得不奏请给假医调。下旬，获准给假，从西宁返回兰州就医。

4月15日，自伊犁放归后任陕西巡抚的邓廷桢，病死于西安住所。25日，道光帝令林则徐为陕西巡抚，但须暂留甘肃，协助布彦泰等办理青海“番务”，

俟办竣后赴任。林则徐自返回兰州后，“意已决然求退，不过因布宫保屡相劝阻，略待假满始陈”。假中接到这一命令，他再一次忠顺地服从，“乞骸之说，一时尚不敢言”。

这时，会剿黑错寺的清军又告失利。黑错寺喇嘛头目裹胁四沟藏族佃户，“每家各出人马及鸟枪刀矛”，和寺内僧人组成马、步队共1700多人，叠毙官兵、土兵，布彦泰和林则徐闻讯后，又令饬西宁镇总兵站柱统带援兵进剿。黑错寺平定后，清朝在陇西、青海藏族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林则徐遂于8月15日离开兰州，去西安赴陕西巡抚新任。

1846年8月30日，林则徐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

林则徐上任前二三个月，西安、同州、凤翔、乾州等地，纷纷告旱。秋冬两季，陕西旱情更加严重。在生机断绝的情况下，大批饥民和“刀客”结合起来，“或聚众黑夜抢劫，或结伙白日乱掠”。

林则徐抵任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为缓和正在逐步走向激化的阶级矛盾，林则徐运用长期在东南灾歉地区为官的统治经验，一方面对饥民大施仁政，奏请缓征钱粮，又饬令各府、县官吏开仓平糶、收养饿殍，倡捐劝济，要地主豪绅“好义急公”，设局散赈。另一方面，则整饬营伍，严厉缉捕“刀客”

和造反的饥民，主张“严拿严办，辟以止群，在荒年尤不宜宽”。在他的严督下，这年底，渭南等地陆续抓捕“刀客”和其他“案犯”达146名。

这时的陕西，虽然腊月间下了大雪，但“土厚性干，至今未沛春膏，仍是扬尘赤地”，林则徐正极力筹划解决这个问题，5月14日却接到调任云贵总督的命令。

1847年7月9日，林则徐经过月余旅程，来到乌蒙。不久便转入滇疆，月杪抵达昆明，31日受篆上任。28年前，林则徐到这里充任云南乡试正考官，晚年旧地重游，不胜感慨。那时是“承平盛世”，现在却是烽烟遍地，残破凋零，等待他处理的是积案如山的文报！

林则徐抵滇后，永昌、顺宁、缅宁、云州一带，“却尚安静”，“汉回现尚不斗”。为了稳定局势，防止秋收引起争端，触发起义，林则徐主张首先安顿好保山城大屠杀后流散各地的回民，使之“归复原处，有产者清产还之，无产者量以绝产给种”。林则徐不赞成歧视和滥杀回民，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回族中的“良民”也一概杀害，也不赞成宽容和放纵汉族中的“莠民”，因为他们的行为触犯了封建法制，从不同的方面侵害了封建统治的利益。林则徐比前任高明处，首先在于他把汉族和回族中的地主分子或上层头

人都当作封建统治的基干，不加歧视地给以扶植，利用他们的合作，去强化基层组织，有效地消弭各种反清抗官的力量，“以汉保回，以回保汉”。巩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必须保证回汉人民的生存和生产条件。实际上这是林则徐“安贫保富”、“除暴安良”思想在回汉民族杂居地区的具体运用。

11月27日，郑夫人因病去世，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暮年遭此，其何以堪！”林则徐悲痛已极。

1848年2月23日，林则徐从昆明起程，预备亲赴大理驻扎督办保山练匪案。3月初，林则徐途经楚雄，得知赵州弥渡回民起事消息，认为“此间直是乱邦，竟不知有国法，只得移兵先往剿捕”。镇压弥渡回民起义后，林则徐移驻大理，统兵相机剿办保山练匪，先后逮捕了100多人。3月下旬，林则徐由大理移至永平，一面弹压回民，一面挥兵进入永昌，并先行发出布告，表示对保山练匪决不宽贷。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各哨练匪纷纷向清军缴械投降。4月18日，林则徐自永平至永昌。巡阅营伍后，又至保山城外各哨查看，下令平毁了汉族地主武装乡练在各村寨建立的沟垒。5月，林则徐自永平折回大理，了结丁灿庭等京控案件，惩办了和屠杀回民惨案有关的官弁。但在处理幸存回民的善后上，他却违背本心，

顺从旨意，将招复的保山回民200余户，安插到距城200余里官乃山居住，拨把总一弁，兵80名，以资弹压。

林则徐在迤西用兵半载，镇压了云南回民起义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先后处死或惩治的回民达1000余名。通过这次用兵，云南的封建统治得到加强。道光帝以林则徐著有“劳织”，加以“太子太保”的头衔，并赏戴花翎，这年年底和1849年2至5月，林则徐又派兵镇压了邓川州傈僳族和腾越厅山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但是，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是用武力征服不了的，林则徐自己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曾说：“在鄙意期为一劳永逸之计，但恐无久要长治之方。”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是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性在他身上的反映。实际上还不到10年，随着中国近代第一次农民反帝反封建高潮——太平天国革命的到来，1855年以后，云南便形成以大理为中心的回民大起义和以弥渡为中心的彝族大起义，把林则徐苦心弥合的封建统治秩序化为过眼烟云了。

林则徐在陕甘、云贵活动期间，仍然关心时局，寻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方案。早在林则徐谪戍伊犁期间，银贵钱贱的趋势已在日益加剧，朝廷议论纷纷，束手无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清政府鸦片禁令的取消，但在英、美等西方

资产阶级政府的庇护和清朝统治集团的放纵下，鸦片走私贸易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直接经济恶果，便是银贵钱贱问题的日趋严重。银贵钱贱，影响到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也造成“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实际上已经放弃禁烟政策的清朝政府，为了摆脱财政枯竭的窘境，除了巧立名目向劳动人民转嫁这个老办法之外，也不得不筹划对策遏止银贵钱贱，或从其他渠道扩大银源。

林则徐不敢像领导禁烟运动那样，理直气壮地坚持禁烟了，这反映战后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从对抗走向结合的政局，给地主阶级改革派、抵抗派没有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

严禁鸦片既已成为官场禁忌，挽救银荒危机的方案，只能求诸于治标。当时提出的改革方案，重大的有两项。其一是实行“钱银兼用”，“贵钱济银”。其基本点是扩大用钱之路，以调剂白银的不足，并压低银价。各地疆吏讨论的结果，这一方案被搁置不用。

其二是开银矿，增加银源。这本来也是地主阶级抵抗派在鸦片战争前就已提出的主张。当时，封建统治集团曾以种种借口抵制和反对，其中一大理由，便是开矿容易“聚众藏奸”。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从开辟银源的观点出发主张大力开采银矿。

至于开采方式，林则徐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

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除集资朋开新矿外，他还主张整顿老厂，“不得因广采新山，而转置旧厂于不问”。为了鼓励商民开矿冶炼，林则徐还拟订了4条章程：宽铅禁，减浮费，杜诈伪，严法令。

林则徐鼓励商民“朋资伙办”，开采银矿，目的在于解决银源问题，并不是提倡在银矿业中发展资本主义。依靠合法商民开采银矿，对解决银贵钱贱危机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林则徐允许商民集资开采银矿的进步意义，在于反映了他“富国富民”的爱国愿望。

林则徐身处僻远的西北、西南边疆，对东南海疆和西陲边境的前途命运时刻悬念，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东南地区突出地表现在英国侵略者图谋强入福州、广州城居住和由此引起的人民反入城斗争。林则徐调任陕西巡抚之时，友人王庆云自北京向他报告福州人民反英斗争的情况，并激愤地指出福州“已成腥臊之窟，其失策总在使之入城”。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就已开始，林则徐在凉州、西宁督办“番务”之时，友人曾写信向他报告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梗概。

“无端风雨惊花落，更起楼台待月明”，这是林则徐在陕西时书赠邱景湘的一副对联，可以说，这正是林则徐受谴后寻求救国救时方案，盼望祖国独立富

强的心境的写照。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开始，对外妥协反动政治势力盘踞朝廷，期望清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事实上已成了泡影，林则徐“更起楼台待月明”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被严峻的现实所粉碎了。

林则徐从迤西返回昆明后，“半载驰驱，力疲心瘁”，到了秋天，他的身体“愈形疲惫”，本想请假医调，又因云南前富民县知县广和赴都察院控告，“抚、府、县一概牵连”，连林则徐“亦复不免”，道光帝将该案发交林则徐审办，因此“弗能摆脱”。

郑夫人死后，因迷信于“山向不利”，不能遽葬之说，棺柩暂时没有运回福州。夏至以来，林则徐旧疾不时举发，头目眩晕，萎顿异常，于1849年7月3日上奏请假医治。9日，将制篆交云南巡抚程采兼署，“键户医调”。8月5日，以病情加剧，奏请开缺回乡调治。9月10日，道光帝下旨准其病免。10月12日，接旨卸任。下旬，林则徐在长子汝舟等陪侍下，带着郑夫人的棺柩，离开昆明。11月21日，从镇远“买舟顺流而下，泛棹荆湖”，经长沙，向福州进发。

归途中，虽觅医诊治，缓程慢行。但病体仍经不起长途旅行的劳顿。1850年2月，林则徐带着孱弱的病躯，淹留于江西南昌，暂寓百花洲就医。

“止足原非羨逸民”。辞官引退后的林则徐，对沿途民间的疾苦仍注意探询，寄以关切。对长期未能解决东南民困问题而深为担忧。在百花洲养病期间，他曾经写信与友人姚椿商讨赈饥、漕运、河防等改革的办法。

自从1830年离开福州，已有20年过去。长期的官场生活，他没有亲手经营过田宅，所谓“归来事农圃”，像古代的隐士逸民那样过着闲适的庄园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英国侵略者已经进入福州城，蹂躏他的桑梓，回乡之后，他断难闭目不理，强吞这口不平之气，又怎能安适地度过暮岁残年呢？在时局危难的中国大地上，找不到一片可以隐身闲逸的乐土，而养育自己的乡土，埋着先人父母的遗骨，他摆脱不了对先辈、父母的系念。他抱着矛盾的心情，在百花洲寓居养病40余日之后，于4月14日回到他想回而又不忍回的故乡。

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的福州，疮痍满目。林则徐旋里不久，就曾十分沉痛地说：“家乡江河日下，人人穷不聊生，原其所由，大约有三大害：洋烟也，花会也，举商而继以捐资也。”当时一些下层封建知识分子，把这目不忍睹的衰败现象编成《禽言》六章，在福州民间广为抄传。其中《禁烟》一首云：

行不得也哥哥，毒草传遍芙蓉阿，试问近来烟禁，罪贩若何？罪卖若何？罪吸若何？新例赫赫从重科，不旋踵而皆无他。王政何尝求速效，其弛毋勿纵之过？民未知耻奚由格，塞流徒见扬其波！漏卮今昔纵不问，金钱坐视全消磨，奚必咸阳三月火，一灯尽燬焚山河。起痼疾，留俟后人何？行不得也哥哥！

这年6月，由于英人擅自租住城内神光寺，福州人民群情激愤，强烈反对这一“强民从夷”的做法，严厉警告违约进城的英国人。人民群众抗英情绪的高涨，促使林则徐打破了缄默，他联合一批爱国士绅，书写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又带头联名上书福建巡抚，要求效法广州，坚加驱除，林则徐在参加反英人入城斗争的日子里，还继续孜孜讲求抵御外侮之策，不时和志同道合的亲朋故友深加商讨。在家乡，他还发起组织“湖上诗社”。

林则徐在福州家居的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动荡。战后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民反抗斗争，酝酿着一场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伟大革命风暴。清朝统治集团也因2月25日道光帝的病死而发生微妙的变动。即位的咸丰帝以“中兴之主”的面目出现，全力对付烽烟四起的农民起义，并为此下诏求贤。在朝廷求贤若渴的气氛中，林则徐再次引起了封

建统治集团的注目。5月，大学士潘世恩等先后交章推荐林则徐。咸丰帝一反道光帝在鸦片战争后拒不引见的横蛮态度，于6月12日下旨，宣召林则徐速来京听候简用。饱有官场经验的林则徐，对此并没有特别动心，他以疝气未痊，力加婉辞，并具呈引疾。10月17日，通政司罗衍又奏请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桂林，镇压天地会起义军，咸丰帝当天决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经自福州起程，驰驿迅赴广西，“荡平群丑，绥靖严疆”。农民起义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致命威胁，使林则徐欣然地接受了这一使命。在他看来，这和当年赴粤禁烟是同等重要的大事，解除清朝统治的“内忧外患”是他的职责。他不顾自己的病体难以支持，便匆匆地于11月5日，从福州星驰就道，直赴广西。12日，林则徐昼夜兼程，来到漳州，时旧疾复发，疝气下坠，但他仍以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勉励自己，催促赶路。16日，驰至广东潮州，又“忽患重病，吐泻不止”，而广西告急军报又纷沓而至，他又以“军务孔丞，力虽疲乏，不敢稍休”，挣扎起程。但刚到距潮州府城不远的普宁县城，就因病情加重、“昏晕难起”而停止前进。22日辰时，林则徐的生命结束于普宁行馆。临死之前，林则徐还说：“未效一矢之劳，实切九原之憾。”

林则徐之死，距他从福州动身只有17天，究竟为什么在潮州“忽患重病，吐泻不止”，以至丧命？他的儿子及侍者公开对人也只说林则徐临歿时大呼“星斗南”三字。但后来福州和普宁等地民间都普遍流传林则徐是被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贿其厨子投毒害死的，并解释林则徐临死时所说的“星斗南”其实是指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新豆栏”街。这个说法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对禁烟领袖林则徐恨之入骨是个事实，而林则徐在广州时曾雇用过十三行商馆的厨师为其厨人也有记载，他们利用厨子的旧关系重金贿之，巧施毒计，害死仇人林则徐。

一代英豪林则徐，就这样遗憾地走完了辉煌腾达而曲折坎坷的人生之途。

林则徐的名字和他的禁烟抗英光辉业绩，将在中华民族历史丰碑上铭刻久远，永不磨灭！

&

## 附录

### 林则徐生平简表

1785年 1岁

8月30日生于福州左营司巷林氏北院后祖室。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嘉庆侯官岁贡生,是个以教书为生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母亲陈帙,家庭妇女,闽县人。

1788年 4岁

父亲在本城罗氏人家就馆,随父去塾中,由父教以识字,接受启蒙教育。

1791年 7岁

继续由自己父亲教读,教以属文。

1796年 12岁

岁试充侑生,应郡试第一。弟霏霖生。家庭贫困,因偿债入不敷出,母亲和姐妹从事剪裁“象花生”等手工艺劳动,以佐家计。

本年鸦片输入1070箱，嘉庆帝诏裁鸦片税款，禁止鸦片输入。

2月 琰继位，改年号为嘉庆，弘历称太上皇帝。

1797年 13岁

英国给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制造鸦片特权，加紧对华鸦片输入。

父亲成岁贡生。

科试入邑，就学鳌峰书院，从书院山长郑光策治学，与陈寿琪、梁章钜等人相过从。

1798年 14岁

补弟子员。

与本城朱紫坊名儒、前河南永城知县郑大谟的长女郑淑卿订婚。

1800年 16岁

清政府再次申禁鸦片输入，并禁止民间种植罂粟，吸食鸦片。

1803年 19岁

继续在鳌峰书院攻读。在书院的几年中，博览各种古籍，潜心研读经史，写有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

录》。

约在本年兼署闽县房公书廩之席。

1804年 20岁

参加乡试，中第29名举人。中举后结婚，夫人郑淑卿，16岁。

10月历时9年、纵横北方5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失败。

1805年 21岁

1月由夫人陪同北上赴京参加会试。

7月会试失败，离开京师。

12月抵达福州。因“家食难给”，外出当塾师。

1806年 22岁

父亲林宾日和林芳春、林雨化等人在福州结“真率会”。在家乡附近继续当塾师。曾随侍父亲参加“真率会”的活动。作《林希五文集后序》。

6月嘉庆帝以“洋船私带烟土，其销路如福建之厦门等处，每年纹银出洋不下数百万”，通饬各直省督抚设立章程，严行查禁。

秋应聘赴厦门担任海防同知书记，初步了解鸦片流毒情形。以所办文牒为汀漳龙道百龄所赏识。

1807年 23岁

年初 约在将乐当书启，为张师诚所赏识，招入幕府。

1808年 24岁

仍在张师诚幕府。

8月 英船强行闯入虎门，停泊黄埔。11月始退出。

11月 离福州北上，再次上京会试。

1809年 25岁

6月 清江政府颁布《广东外洋商人贸易章程》，并在澳门、虎门、蕉门等海口设防。

7月 在京会试再次失败，返抵福州，仍入张师诚幕府。

8—10月 随张师诚移驻厦门，参预镇压蔡牵起义，负责起草文移。

12月 父亲林宾日受张师诚举荐，赴将乐主正学书院。

1810年 26岁

仍在张幕，曾与友人清理宋代抗金名臣李纲的墓址。几年来，在张师诚的指导下，“尽识先朝掌故及

兵刑诸大政”。

9月 清廷增设广东水师提督，驻扎虎门。

11月 随张师诚上京，准备第三次参加会试。

1811年 27岁

参加会试，中式第74名，复试一等，殿试二甲第4名，朝考第5名，赐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派习清书。不久，请假回乡取眷，离京南下。

1812年 28岁

在福州。

9月22日 游光绎等发起祭李纲墓，与醵钱而未往。

11月28日 挈眷自福州北上进京。

1813年 29岁

6月4日 抵京师，寓莆阳馆，入庶常馆研习清书。

年底 移居粉坊琉璃街。

1814年 30岁

继续在庶常馆研习清书。

1月24日 长子林汝舟生。

5月 散馆，授职翰林院编修。

8月 充国史馆协修。从此更加潜心钻研经史之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

开始注意探求畿辅水利问题，酝酿写作《北直水利书》。

1815年 31岁

2月26日 次子秋柏生，3天即殇。

3月 承办《一统志》人物名宦。

4月 充撰文官。

清廷再次严禁鸦片输入，明定赏罚章程。

7月 移居土地庙上斜街。

10月 派潘书房行走。

1816年 32岁

英国派特使阿美士德来华，妄图扩大经济侵略。本年英国鸦片输入突破5000箱。

3月3日 长女尘谭生。

8月9日 出京赴南昌，充江西乡试副考官。

12月9日 回就复命，改派清秘堂办事。

1817年 33岁

司馆。

6月 保送御史，引见记名。

10月6日 次女金鸾生。

1819年 35岁

3月 京察一等。

4月 充会试同考官，分校闱第12房，得士  
状元陈沅(秋舫)第13人。

6月29日 奉命出京赴滇，充云南乡试正考  
官。沿途所作诗，自编为《使滇吟草》

1820年 36岁

2月1日 自云南返抵京师。

3月21日 嘉庆帝引见，补江南道监察御史。

5月8日 奏请敕河南大吏严密查禁料贩囤积  
居奇，平价收买以济仪封南岸河工之需。

10日 京察一等，复带记名。

21日 特派充翻译会试闱差。

6月3日 放浙江杭嘉湖道。

26日 离京南下。在京期间，入“宣南  
诗社”。

8月 嘉庆帝死，次子旻宁继位，是为道光帝。

27日 抵杭州上任。

在杭嘉湖道任上，注意农田水利，勘察海塘，兴筑新塘；讯朱炳章，镇压湖州府属农民抗粮斗争。

年底 赴严州勘城。\$

1821年 37岁

本年鸦片输入达7000箱，白银外流日益严重。继续在杭嘉湖道任上。

7月 作《启贤录序》。

8月25日 因闻父病，特挂印离任回乡。

9月10日 三女普晴生于建州大蒙洲舟次。

月底 抵福州。

秋冬间 作《林宗文义塾记》。\$

1822年 38岁

3月 清廷命广东督抚、海关监督严查出口洋船，杜绝白银偷漏。

23日 自福州赴京。

5月29日 抵京。引见发往原省以道员用。

6月19日 出京。

7月23日 到杭州，暂委监试文闱。

秋 作《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

10月 署浙江盐运使。旋得旨放江南淮海道，未即赴任。

冬 作《杭嘉湖义塾添设孝廉田记》。

1823年 39岁

2月4日 到清江任淮海道。

2月中旬 升任江苏按察使。

3月 接任江苏按察使。在任期间，处理积案，密访严拿开设鸦片烟馆罪犯；处理灾区善后，倡捐劝济，免关税招徕川、湖米客，有“林青天”之称。

8月 江苏省沿江濒湖诸郡农田均被水淹，米价昂贵，松江等地灾民开展反封建斗争。

11月3日 离任上京

12月10日 到京，道光帝召对两次。

15日 出京返苏。

1824年 40岁

1月15日 抵苏接署江苏布政使。途中携淮北麦种，散播江南各乡。到任后，处理灾赈。

9月 卸江苏按察使任，准备前往履勘，专办水利。

24日 得母死之讣，回乡丁内艰。

10月1日 三子聪彝生。

11月 抵福州。本年作《慕中丞疏稿序》。

1825年 41岁

2月 作《闽县义塾记》。

3月 奉旨“夺情”赴清江浦督催河工。

4月12日 自福州起程。

5月18日 到高家堰、山盱工地催工。代署两江总督魏元煜起草漕粮改行海运奏稿。为梁章钜作《沧浪亭图册序》。

秋 由琦善、陶澍奏准，调赴上海督办海运，因“积劳作”而辞。

10月 回福州。

弟霏霖以降服男服阙，入闱领乡荐。

1826年 42岁

在福州丁母忧。

6月15日 奉旨以三品卿署两淮盐政，因疾而辞，未行。

7月 作《重建越山华林寺碑记》。

1827年 43岁

1月18日 四子拱枢生。

本月作《南湖郑祠祭田记》。

2月 作《重修积翠寺记》。

3月16日 自福州启程赴京。

- 4月19日 途次苏州，为友人潘曾沂题宣南诗社图卷诗。
- 5月20日 抵京师。
- 5月26日 放陕西按察使。
- 6月1日 出京。
- 26日 抵西安，任陕西按察使，即署布政使。旋得旨擢江宁布政使，遣人回福州接父及眷属赴江宁。
- 9月16日 从西安赴洛阳勘灾，兼勘移建县城事。
- 10月13日 返西安。
- 20日 作《跋沈毅斋墨迹》。
- 12月7日 得父亡之讣，从陕南赶往奔丧。
- 1828年 44岁
- 1月24日 赶到浙江衢州，扶父柩返乡。  
在籍丁忧期间，倡浚福州西湖，年底兴工。
- 11月 作《周易象理指掌序》。
- 1829年 45岁
- 在家丁忧。
- 9月 浚福州西湖工成。
- 11月 兴工修李纲祠于西湖荷亭。\$

1830年 46岁

3月 作《金匱要略浅注叙言》。

5月 服闋抵京。

6月12日 会辛未同年34人于宣南龙树院，作《龙树院雅集记》。

8月17日 放湖北布政使。

在京期间，曾于友人张维屏、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周凯，潘曾莹等相过从。

10月6日 至武昌接任湖北布政使，办理灾赈、蠲缓，堤防。

1831年 47岁

本年英国输华鸦片达万余箱。

1月1日 郑夫人及子女自闽抵武昌。本月调河南布政使，未即赴任。作《曹太傅制义序》。

4月11日 接任河南布政使。作《十一经音训序》。

8月 代苏省采买河南米麦济灾。

21日 调江宁布政史，次日动身南下。

9月8日 在扬州接印，沿途查勘灾情。

11月22日 奉旨擢东河河道总督，上疏恳辞。旋赴扬州勘灾。

12月16日 因清廷不准辞免，即由扬州

经运河赴山东。

1832年 48岁

1月9日 至山东邹县接任东河河道总督。

2月 查验山东运河地段挑工。

3月 赴河南查验黄河防治工程，初步形成改黄河由山东入海的沿河方案。

6月23日 离任本河河道总督。

7月5日 接任江苏巡抚，即令苏松镇总兵关天培等驱逐窜至上海吴淞口外的胡夏米间谍船。

下旬 赴江宁监临江南乡试文闱，整饬科举考试弊端。当时和两江总督陶澍共事，“志同道合，相得无间”，常聘请魏源商议兴利除弊事宜。

10月2日 赴扬州勘灾，并至清江严讯桃南厅决堤要犯。

1833年 49岁

在江苏巡抚任上。

4月 与陶澍会奏主张严禁鸦片、自铸银币，解决银昂钱贱问题。

11月 以江苏灾荒严重，奏请缓征漕赋，道光帝严旨诘责。

12月 单衔密疏沥陈江苏钱漕之重，被灾

之苦，坚请缓征，“暂纾民力”。清廷不得不允所请。

瞩友人、署江苏按察使李彦章汇辑《江南催耕课稻编》。

作《筹济编序》、《绘水集序》。

1834年 50岁

本年英国鸦片输华增至2.1万余箱。

在江苏巡抚任上。

2月 作《刘闻石制义序》

3月 作《江南催耕课稻编叙》，在抚署后园置地，雇老农试种湘、闽各类早稻，以便推广。

4月 挑浚白茆河、刘河，亲往查工。

5月 和陶澍、陈銓等验收白茆河、刘河水利工程。

两淮盐运使王凤生死，为其手书墓志铭。

7月 作《昭代丛书序》。

9至10月 到江宁监临江南秋闱。

12月 赴镇江督催军艘。

1835年 51岁

在江苏巡抚任上。

2月 查验丹徒，丹阳运河挑浚工程。

5月 赴镇江督催漕船。

6月 以刘河挑竣工程节省银两，接挑各处河道，修元和县南塘宝带桥。

7月 赴元和县查勘三江口宝带桥工程，命宝山县筹修海塘。

9月 到江宁监临江南文闱。

长子汝舟在福州中举。

12月 赴元和县查验宝带桥。至宝山、华亭查勘海塘。由门生冯桂芳等襄助，编成《北直水利书》(即《畿辅水利议》)。

作《制义平秩集序》、《张孟平骈体文序》。  
奉旨赴江宁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

1836年 52岁

1月 抵江宁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

2至3月 兴办苏、松等处水利工程。

继续在淮北推行票盐法。

两淮盐运使俞德渊死，为其手撰墓志铭。

6月 回任江苏巡抚。

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变通禁例，弛禁鸦片。

7月 赴宝山查勘海塘，并验苏、松、太等处水利河工。

8月 因陶澍赴安徽、江西阅兵，第二次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旋赴江宁。

9月 内阁大学士朱 、兵科给事中许球上奏强烈反对弛禁鸦片。

10月 移驻清江浦，督防秋汛，催 回只。

11月 由淮安府至盐城皮大河一带，访察民情政事及兴修水利事宜。

本年作有《娄水文征序》、《庆芝堂诗序》、《湖滨崇善堂序》、《三吴同官录序》。

1837年 53岁

英国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本年鸦片输入骤增至3万箱。

1月 交卸两江督篆，自江宁起程，入京觐见。

2月 道光帝召见，奉旨擢湖广总督。

4月 自京抵武昌接任湖广总督。

5月 验收江夏县长江岸堤石工，阅视督抚标官兵操练。

7月 赴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荆门、钟祥、襄阳一带查看河堤，督防大汛。

8月 呈荆州督防荆江水患。

9至10月 赴衡州、永州、宝庆、凤皇厅、永绥厅、辰州、

常德等地校阅营伍。

约在本年作《出纳官券议》。

1838年 54岁

在湖广总督任上。整顿盐务，严厉取缔私盐。

6月 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厉禁鸦片，严塞漏卮。道光帝命各省将军、督抚各抒己见，妥善章程。奏陈禁烟方策6条，坚决支持黄爵滋严禁主张。

8月 湖广禁烟初告成效。亲督焚毁汉阳、江夏缴获的烟枪。

至汉川、沔阳、天门、潜江、荆门、京山、钟祥，督防大汛，查看堤工。

秋 作《楚南同官录序》

10月初 上奏剖陈银贵钱贱和鸦片流毒日广的原因，全面驳斥反禁烟派谬论，重申严禁主张。

27日 在武昌校场亲督焚毁烟枪、鸦片。

11月 奉旨入京觐见。

12月 进京途中，在直隶安肃县城与琦善相遇，琦以“无启边衅”相威胁，不为所动，坚持禁烟。

26日 抵京。次日起，道光帝接连召见8次，商讨禁烟方略。

12月31日 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

1839年 55岁

1月8日 离京南下。沿途探访广东鸦片流毒情形，征询禁烟意见，密令逮捕重要烟犯。

3月10日 抵广州。

18日 召集十三行商人宣布谕帖，命各国烟贩限期呈缴鸦片。

招致袁德辉等4人入幕，翻译英文《广州周报》，了解外情动态。

开如组织翻译英人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译后辑成《四洲志》一书。

4月 赴虎门查验收缴趸船烟箱。

6月 清廷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39条。

3至23日 亲自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没收的全部外国鸦片。

7月 先后在广州靖海门外、东炮台前煮化省内缴出的鸦片。

英船水手在尖沙咀村纵洒闹事，殴死村民林维喜。

借“观凤试”，向诸生了解广东官兵包庇鸦片走私等情状。

亲自审讯贪贿舞弊，放私入口的水师官弁梁恩升等人。

责令义律交出林维喜案凶犯。

饬袁德辉和美国传教士伯驾翻译瑞士人滑达尔著《各国律例》部分段落，了解外国法律制度。

8月 英驻华海军司令官士密率舰“窝拉疑”号抵澳门。以义律拒不交出凶手，下令断绝英船和在澳门英商的食物接济，撤其买办工人。

23日 下令驱逐澳门英商。

9月 义律、士密挑起九龙海战。

抵澳门巡视，争取澳门葡萄牙当局宣布“中立”。

6日起 驻扎虎门镇口，布置对英交涉和战备事宜。

14日 派余保纯等赴澳门同义律谈判。

10月 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发动侵华战争。

11月 指挥兵勇坚垒固军，以守为战，接连挫败英国侵略者在穿鼻、官涌的武装挑衅。

从澳门等处密购葡萄牙和英国制造的新式铜、铁大炮，配置虎门各炮台。

组织翻译英人德庇时的《中国人》、地尔洼的《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

11月26日 奉旨出示，宣布从12月6日起停止英国贸易。

12月 道光帝下令断绝英国贸易，并出示

列其罪状，宣布各国。

在天后宫接见英船“杉达”号灾难人员。

拒绝义律在不交凶、不具结的情况下求通贸易的要求。

本年作《海国纪闻序》。

1840年 56岁

1月 道光帝放邓廷楨为两江总督(后改调闽浙总督)，林则徐为两广总督。

奉旨宣布正式封港，断绝英国贸易。

8日 土密宣布英舰自15日起封锁广州海口。

2月 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义律为侵华的正副全权公使。

接任两广总督，下令停止澳门贸易。

招募水勇，督造战船，组织兵勇操练，增建炮台。

6月 英国侵华远征军开抵澳门海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水师兵勇火攻英船于磨刀外洋。

6月30日 英军因广东防守严密，主力北上进犯闽、浙沿海。

7月 向美商购置“甘米力治”号，改装战

舰，配入水师。

3日 英舰“布朗底”号侵犯福建厦门，被守军击退。

6日 英军攻陷浙江定海。

8月 英军抵天津大沽口外，琦善派员接受英国公文。离广州赴狮子洋检阅水师兵勇联合演习。颁发《剿匪兵勇约法七章》，组织水师出洋剿办英军。

31日 出洋水师败英舰于矾石洋。

9月 上奏自请处分并沥陈制炮造船主张，要求赴浙江收复定海。

琦善和义律谈判，答应惩治抵抗派等换取英军撤兵南返。

17日 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

28日 道光帝下旨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议处。

10月 交卸督篆，奉旨留广州以备查问原委。移住高第街连阳盐务公所。

11月 英侵略军返抵澳门海面。

向怡良献策，维护广东抗敌局面。

12月 琦善接任两广总督，撤除海防工事，解散壮勇，向义律议和。

向琦善建议铸炮造船等事，琦善不准。

1841年 57岁

1月 奉旨“协办夷务”。

7日 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

中旬 琦善私自和义律谈妥《善定事宜章程》。

26日 英军占领香港。

27、28日 琦善与义律在狮子洋莲花冈会谈，准备签订《善定事宜章程》，因对条文尚有分歧，双方同意缓期签订。

30日 道光帝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调动内地兵力，赴粤剿办英军。

2月 劝说怡良揭露琦善私自割让香港罪行。

10日 琦善与义律在镇远山后之蛇头湾会谈，议定于10日后签订《善定事宜章程》，旋因琦善接旨宣战而流产。

26日 英军攻陷横档、虎门诸炮台，溯珠江而上，进逼广州。

3月 捐资招募壮勇，保卫广州。

5日 参赞大臣杨芳至广州。

13日 琦善被锁拿离粤进京查办。

20日 杨芳与义律议定休战协定。

4月 上书奕山，提出防御粤省方策6条，未被采纳。

14日 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新任两广总督祁士贡抵达广州。

30日 英国政府否认《穿鼻草约》，改派亨利·璞鼎查为侵华全权公使，扩大侵华战争。

5月 奉旨离开广州，赴浙省听候谕旨。

21日 奕山发动广州战役，失败，于27日签订《广州和约》。

30、31日 广州三元里附近乡民痛歼英国侵略者。

6月10日 抵达浙江镇海军营。

7月14日 离开镇海军营，启程遣戍伊犁。

8月 途经京口，将《四洲志》等资料交付魏源，嘱其编撰《海国图志》。

黄河在河南开封附近祥符决口，造成严重水患。

26日 英军攻陷厦门。

9月 在扬州奉旨赴祥符河工地，“效力赎罪”。

秋至冬 在祥符工地，积极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

10月初 英军攻陷定海、镇海。

13日 宁波失陷。

18日 道光帝命奕经为杨威将军，率

军赴浙剿办英军。

1 2 月 英军攻陷余姚。

1 8 4 2 年 5 8 岁

1 月 上书两江总督牛鉴，建议铸炮造船，  
训练水军，未被采纳。

3 月 1 0 日 奕经命清军分三路克复定海、  
镇海、宁波三城，大遭惨败。

下旬 祥符河复，奉旨仍遣戍伊犁。途  
经洛阳小住。作有《同游龙门香山寺记》。

5 月 抵西安

英军攻陷乍浦。

6 月 英军攻陷吴淞炮台，上海失守。

7 月 英军攻陷镇江。

8 月 英军直逼江宁城下，清廷派伊里布、  
耆英赶至江宁求降。

1 1 日 离西安赴戍。

2 9 日 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中英江宁议  
定条约 1 3 款。

9 月 抵兰州。

1 0 月 1 1 日 出嘉峪关。

1 1 月 抵乌鲁木齐。

1 2 月 1 0 日 抵达戍所伊犁惠远城。赴戍

途中，写作大量诗篇，抒发爱国忧时情怀。

1843年 59岁

在伊犁戍所。边塞水土气候不服，感冒、鼻衄、脾泄诸疾叠发。

江意了解国家大事，研究西陲边防、屯田、水利。据京报资料，录有札记《衙斋杂录》，录关内友人来札言京师时事部分为《软尘私札》。

1月 魏源编成《海国图志》50卷，2月刊行。

6月 耆英和璞鼎查在香港互换江宁条约。

7月 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8月 道光帝下令释放邓廷桢入关。

10月 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秋冬间 协助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地垦务。

1844年 60岁

在伊犁戍所。

继续协助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地垦务。

捐资认修龙口水渠工程。

冬 奉命和原任喀喇尔办事大臣全庆历勘新疆新垦地亩。

1845年 61岁

1月 从伊犁起程赴南疆。

3月 抵客喇沙尔与全庆会合，历勘南疆八城垦地。

10月 查勘伊拉里克垦地续修水渠工程。

11月 往勘哈密塔尔纳沁垦地。

在围勘各地新垦屯田过程中，倡导兴修水利，推广民屯回屯，建设改屯为操防，充实边陲经济、军事实力，防御沙俄侵略。

12月 在哈密奉旨释放，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

1846年 62岁

1月 从哈密进关，奉旨以三品顶带先行署理陕甘总督。

赴凉州驻扎，办理“番务”，弹压藏民起义。

委旧属黄冕仿照详式制造炸弹和陆路炮车。

3月 自凉州到西宁。

飭令追捕起义藏、汉人民，查办黑错寺杀害土千户杨国成事件。

5月 奉旨任陕西巡抚，暂留甘肃会办“番务”。

7月 清军捣平黑错寺。

8月 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  
秋冬间 处理陕西灾赈，镇压“刀客”、回民的反封建斗争。  
本年作《书强忠烈公遗墨后》  
约在本年编《西北水利》一书。

1847年 63岁

1月 因病奏请开缺。  
3月 因道光帝不许开缺，回任。  
5月 奉旨调任云贵总督。  
6月 在昆明就任。  
9月 赴滇东、滇南校阅13镇协营，整顿营务。  
11月 郑夫人病死于昆明。  
12月 受理丁灿庭、杜文秀京控案。

1848年 64岁

在云贵总督任上。  
1月5日 云南保山汉族地主武装打劫屠杀回民解省对质的要犯。次日再次屠杀保山县城回民。  
2月 自昆明启程，赴大理剿办保山汉族地主武装打劫要犯，屠杀回民事件。  
云南赵州弥渡回民起义。

3月 途经楚雄，折往云南县，督师镇压弥渡回民起义。

4月 审办保山案犯。

5月 了结丁灿庭、杜文秀京控案。招复保山回民200余户。

6月 移驻楚雄，处理姚州汉回互斗案。

7月 返回昆明。

以办理云南“回务”有功，得旨加太子太保，并赏花翎。

12月 道光帝谕令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督抚，设法开采银矿，增辟银源。

本年饬令地方官府镇压了云州、缅宁、顺宁、永平、邓川州等地各族人民起义或反抗斗争。

1849年 65岁

在云贵总督任上。

春 整顿云南矿厂，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开采银矿。

整顿铜政。维护“放本收铜”政策。

6月 云南腾越厅卡外少数民族起义，饬令迤西官兵镇压。

7月 因病请假治疗。

8月 以病情加剧，奏请开缺回乡讲治。

9月 道光帝下旨准予病免。

10月 扶病东归。

1850年 66岁

2月 归途至江西南昌，暂寓百花洲养病。

25日 道光帝死，奕訢继位，改明号为咸丰元年。

4月 返抵福州、寓文藻山宅所。

5月 咸丰帝下诏求贤，潘世恩、孙瑞珍，杜受田先后上疏荐林则徐，穆彰阿阻挠。

6—10月 联合福州市民，反对英人入城。整理旧稿，辑《云左山房诗钞》等。作《消暑随笔跋》、《重修福清文庙碑记》，瞩刘存仁校勘《西北水利》。

10月 咸丰帝下旨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驿前赴广西。

11月5日 奉旨为钦差大臣，带病从福州启程，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

11月16日 至广东潮州，病情恶化吐泻不止。

22日 死于普宁县行馆。

12月 咸丰帝下诏晋赠林则徐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